

卷六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彩色首頁1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
 姓周氏名厚實字
 茂叔後避英宗准名改厚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將寧
 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則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務道理
 嘗作太極圖通書易函數一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水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頌子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手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草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者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雱胡氏作
 又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管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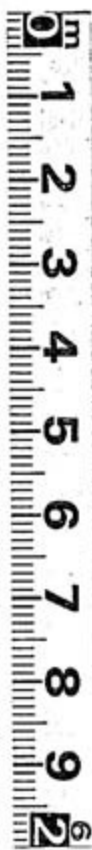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1202 五

No.









新刊理大全第一卷

正蒙一

至當節第九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

自順故君子樂得其道集釋百順者卦和而身尚壽富而康寧得

君子樂得其道

不及故曰當必有德而致諸福故曰德之基君子其尚德乎祭統曰福者脩也脩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能氏曰君子之所樂者亦在得復福之道指德而言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

德集釋張有軒曰中謂之德中人以上可附而就此易知也中人以

健之德也循理而右得焉故配之曰天下則德極其大業極其盛矣一事之善一偏之德不足言也易簡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出易

大傳集解至德不外乎天下之理如發之也仁行之也中陽之發也



即陽卦陽爻之易也裁之也義居之也正陰之具也即陰卦陰爻之簡也其理一也故係辭上傳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言與之相合而無間也

大德敦化仁知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仁知之道大德也弟之類小德也釋中庸之意大德即小德之所自出淵泉出或出或入而有以合乎時措之宜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之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集釋器者之物不器者可用不用之物也釋論語之意大德不踰閑則大者器而休之所以立小德出則小者不器而用之所以行也

集解大德敦化不當與大德不踰閑連屬以厚為仁以化為知此者器言能成性而立其性如器之有成也小者不器言其體既立則用無不周小節事事盡善矣非特成一才一藝可以器名也

德者得也凡有性實而可有者也

集釋性之本然之性言實以氣質言仁蔽有時而失之君子當明性以本然之性言實以氣質言仁善而力行則無不得之也



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知之細也

集釋新之謂盛德謂大德盛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實私欲於無者一如日新者矣

謂小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

集釋謂小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

集釋謂小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

集釋謂小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

集釋謂小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

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

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集釋浩然無害即至大至剛以直也無倚不獨無遠不照日月合明也仁義剛柔皆來出入與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也酬酢應變也不倚中正不倚者於物也萬物

有方於聖人天地無方於德合明合京合吉凶則日月四時鬼神皆萃聖人之身尚何方體之可名如是聖人果能至公無我者矣集解德養成其浩然之氣而不害則於用全備矣故曰天地合是也聖人之動靜以時而無所偏繫則天地同流矣故曰四時合序應事接物為酬酢不已者應之皆當無所偏倚如鬼神之能知吉凶而應對不謬也故曰鬼神合吉凶此鬼神是指善言此四者分而言之各是一善合而言之天地合德誠也日月合明明也誠明合於然後成誠動靜以時酬酢不倚而無方於德無方於德然後為聖而於神能至公而無我矣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德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集解器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德用之制故用無不利禮運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即道也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帶而補註釋禮運禮器二篇之義禮器有所拘子夏之言與禮不同補註以禮成器不泥於小者謂言



拘之於小者也小者若禮食親迎之類集解子夏按一統志卜筮字子夏衛人孔子

河教後門人魏文侯集解禮器禮運皆禮記篇名禮器之中皆言

於效也用無不利上疑缺禮運則三字禮運之中燕言移風俗和

云者以下又申解其命各之義禮運用流通之妙也脩身慎禮而

香上達感動天地至於天下大順四靈畢至則是運用流通無所

也器者言孝者養成德器之美也人欲循理則私欲不行而德器

之美無不成此禮器一節之意也故其取名曰禮器言其成也成

即器之義也成者成也其具身也達者用無不利也然信而後

達順故以達成爲卦之用之道也禮器之中言禮而爲大順次之

故曰不泥於小者而大順不立故有似禮而非禮似義而非義者

禮器以時為主而由縮變化而小者不泥於大者已立如器之成

矣故其大小厚薄皆下文質之類出入小者莫非時中

也尚何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取禮義讀之其義自見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

爾集禮器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運曰安補信脩性而非小成

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也
集解禮器之中百禮大意已具此又申明上章禮器禮運之意
其意主於脩德隨時變化而不拘於迹直欲至於大備盛德而後已故曰脩性而非小成脩性者復其性之本射於氣拘物蔽之後非其本射有缺待格而後成也此句即大矣意禮運則言盛德馨香上昭至於天地心萬物育可謂聖化之極達於順而樂之至者爾故曰運則化達順而樂亦至

萬物比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及身而誠謂行無不

謙於心則樂莫大焉集解素者猶言素定自其初
補註釋孟子之意素者謂

素具也本於性而有者也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享天下脩己以安人

脩己而安人不安乎妻子况可愧於天下集解如王溫潤而

信也愾怒也嘆也左傳曰敵王所愾記曰補註昔者君子比德於君子比德如玉而後信於天下安平也
補註玉愾至也禮記廉乎天下矣熊氏曰愾怒也脩己而人未安則是脩己之道未盡且不行於閨門之內况可怒天下之不感乎乎亦通集解物

之至情美溫潤而栗然者也人必陰陽合德然後氣質中所以成德若乃偏於剛柔未能克洽充養使如玉之精則有所拘焉而德不能純所謂剛柔善惡者是已故不足以成德德者化人之本也未能成德則本亂矣故不足以化天下倫許氣切至也人之脩己要在安人蓋脩己以安人為極也苟使脩己而不能安人則其所謂脩者亦粗焉耳德之未盛也雖妻子亦不可化况可至於天下哉孔子答哀公曰身以及身以及及子以及及死若行此三者則慊乎天下矣蓋亦妻子不化不可以化天下自易及難必然之理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碩之外之盛者與集解不願乎外但不慕

全乎中所拜解雖一事不安求亦可謂之不願乎外正己而不以為盛
拜解求於人則事之不妄求矣故為不願乎外之盛

仁道有本近譬諸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

天下施之無窮必若聖人之才能弘其道集解有本立人達人

濟必聖人乎補註釋論之意仁道有本謂己人欲達而達人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集解為己而循行非為人也
補註釋况人有不善豈可同乎
補註表

記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
集解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也久
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之意
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
也蓋以人資性高下而教之不可
也蓋以人治人然於人有所耻而
吾之首度有可同於人不然則民
進吾之道立而無同者矣故曰然
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大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集釋衆以為同
如卿人之皆好此皆也亦異而非乎
一說必欲人之必此非已之道亦通
必無反已之心此二**集解**物人也
同者人心之所同然理之當為
者皆非自然之道也**集解**物人也
同者人心之所同然理之當為
已之見為異矣不可固已以為私
也非謂人所同為者已即為異
蓋同者同乎理也異者異乎理也
使本世皆惡而我獨為善則我
之異正所以同乎理也安在其為
異哉
故朱子曰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
同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
下莫盛於感人心
集釋同乎人者通天下之志也
補註聖人盡性
於天下

之志以感人心是聖人所以同乎
人而無一毫有我之私者也
集解通天下之志者在德上言同乎
者天下之志之所同然之理也我
出於物欲不能通天下之志則
其所成者有我之私耳安能感動
人心而使之化哉必能通天下
之志合人心之所同而成德者然
後能感人心也然通天下之志同
乎人而無有我之私德之盛也又
必聖人而後能感人心也夫通天
下之志非一端也教以道之
禮以一之政以防之刑以率之皆
可以感於外者也非盛也而為
感動人心使之於變特維乃為感
盛蓋感動人心必本
於有聖人之德而通天下之志非
可以勉而求者也
道遠人則不仁
集釋遠乎哉未嘗不切於人之身
也
補註仁者道
者仁之
用也
集解而遠人則必失其仁矣故為不仁也

易簡理得則知幾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

利用

經乎經正則道則正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
焉
集釋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也天下之理不一惟得乾健坤順之道
之為者為知幾幾者物之微也知之則內有所得外無不明五常
之道焉有不順正者乎達道即乾坤之道亦所以具尊卑親疎上
下大小之理知之則正正自能行矣利用所行無不順外之道也

安身所居無不補註易簡之理得則能審其善惡之幾經常也則

宜內之正也補註易簡之理也所以經正者蓋由其知善之當

行不奢之當夫使君臣父子夫婦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之常道悉當於理而無不正矣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事理知之無不明經正者於五倫處之無不當誠而明也利用安

身之要其互相涵以為道者欤以知行言知為義行為仁蓋知為

精義為辨道無私也以仁義之辨段言則仁乃人之所以為仁之

理而義則仁之則制處是也先有仁而後有義故人仁為本義

為用言各有所主之行不悖也經指五達道蓋五倫既正則性分

之內萬理皆備道前定事豫立事事皆有本而行之不疑矣利用

交身之要孰有先於五達道者哉

性天經歟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歟後禮義有所錯

律釋錯分置於其間也君臣父子天之經也補註釋易序集解經

也父子君臣上下皆天倫之常也其道本於性所固有而不可缺

人惟視天經為性外之物故仁義泯而道有不盡必能以性所

固有而性之歟後仁義施行道無所失故易傳曰有父子

君臣上下歟後禮義有所錯有即性之謂斷章取義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愛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

以變集釋通極其性天理人倫之至之謂政行其知推極之也與致

內有涵養靜無不適焉義者心之制事之官推極其知而行則百

不當故能盡其道之顯著者而所動賦及通焉仁存乎內故以養

言義行諸外補註張敬養而靜以安性之下也能於文而動以

故以文言補註禮之感也於此見仁有以統乎義禮智者矣

此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

集解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

也而猶不失其慈愛則恒之意可也如曰故哉故哉惟刑之恤哉
即是也流於義則非義之本然矣慘刻故傷仁仁為禁之常則雖
慈愛則恒而不忘所制可也過於仁則非仁之本然矣姑息故害
義然則仁義者其交相須以為道者欤以知行言知為義行為仁
蓋知為精義行為體道無私也以仁義之體段言則仁乃人之所
以為人之理而善則仁之有斷制處是也先有仁而後有義故有
仁為休義為用言各
有所主並行不悖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集釋立必正方者則安于禮仁
主靜不易方者安于靜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忠則物被常愛也

集釋有

心不暫行忽止也安於所遇則富貴貧賤無適而不自得故其本
心之仁益厚而大矣是以心之不變而物常被其仁愛焉君子常
持是心由是而親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無須更
之或停無味遠之不局此物之所以常受其惠矣乎

補註此釋
傳安士敦乎仁

故能愛之意也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大安士所

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集釋喝暑而渴也海之鹹本無潤也惟渴者
為問神解之耳至仁非無恩也不以為

恩也彼之不足我因足之故為有恩若貧視富賤視貴常生不足
者也樂天安土之君子所處無不適也何嘗係累於物而較彼此
哉隨物施愛自不以
為恩也故至仁無恩
仁故樂天安土所居
而安无恩則不累於物也
人之不足者求救於彼然後施以惠之自無不備有真恩耳物
欲也常愛也以上言仁者愛無不周以下又言其愛無私心樂天
以愛無私心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

助寡則親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無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

性成身矣

補註此釋

大矣進而上之天下之理無不擴而克之將在帝之左
右則達於天達於天然天理也性無不全身無不成矣
子之言蓋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保其身故曰愛人
然後能保其身故曰不能樂天故曰不擇地而安蓋所達
而安不能安土不能樂天故曰不擇地而安蓋所達
者大矣不能成其身故曰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之達字同義德能愛人至於保身而不擇地而皆安富貴禍澤終身無危是蓋其德之所感召者大矣故曰所達者大大達於天能感動和氣則是其德之極盛性盡而身成矣不然其何以達之天哉是在大達於天上見其為成性成身非即以大達於天為成性成身也

上達則樂天樂人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與論語同以為上達於天命而補註上達謂大達於天言與天為不怨天下專於修己而不責人補註下學謂愛人之事一故不怨天治已不暇故不木人此非孔子本意

聖人不自私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補註知來物者窮天之情故事至能應物來能接無不利於所用也通晝夜者識動靜之道審得失之幾故隨寓而安皆從乎理而不愧作憂懼也聖人成其德而不私愛其一身故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乃所以成其天德也蓋天行健君子以有強不息故德又不變亦天之無疆矣是聖人不自私視身而以天補註知來物以利用智之盡也通晝夜視身也豈私之耳自意乎補註以樂天仁之至也聖人既成其德



又前推之於人不私其身集解來物謂吉凶晝夜陰陽之理即天故乾乾自強與天無間集解道也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則身聖人大公與天為一也故君子必自強不息而克去自怠之私焉所以取法聖人成其德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自有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集解病猶患害之也補註以能病人以已之能病人之不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達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集解達諸天天道無窮聖人亦純不已也然聖人有不能如孔子不得位之類淆混也混於私欲大人

豈能補註君子之道與天無間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雖知不信於物故大人有所不與大人中庸或問作聖人

解亦道中之事然小民至愚者難於物欲則私矣大人至公者也故不與非謂智之合道者以大人不與也如是則戒絕種類矣豈聖賢之道乎此自為一說不當移解中庸

聖人天聰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明之

集釋 匹者偶匹之謂然其有所聞有所見皆謂得天之聰明然天則極盡之至公無私以天下之聰明為聰明爾補註天之聰明即耳故曰憲天聰明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焉補註天之聰明也必稟故雖匹夫匹婦皆有天之聰明但聖人集解天之聰明性也必稟天聰明之盡者亦承上章之意而言集解是性而後有生非性即不成人矣蓋理以自氣非理則氣固不聚也此言匹夫匹婦本皆得天之聰明以有成但拘於氣稟壞於物欲而不能盡聖人則天聰明之盡者耳補註謂聖人獨有此性而匹夫匹婦不與也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是養萬

物代天而理物者由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集釋去集之也

無去無徇直也春生秋殺皆直也天道廣大以生之為心故能直養之然善惡仁壽香臭皆生於兩間此有容而愛之也未嘗棄去之依循之乃直也若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由成之道也補註天以直理生養傾者覆之各因其材而篤焉為人君者集解去物絕之也容物之曲成萬物而不害其直理斯盡天之道集解及徇物隨其欲而不為之節也愛物之流天之道然言天道之當然也天以直養下正申其為天道之意天之道無無收並蓄而日物與無妄未嘗有惡

是以直養萬物也物之有欲而流於惡通天者也故大人之代天而理物者必兼容之而不絕雖愛養之而不徇全其生防其為此成之而不害其直斯為成天而盡道矣此其所以為天之道也不害其直正是曲成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又則氣久德性又

故曰可久又曰日新集釋富有之謂大日新之謂久易之道也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集釋清者與物異補註此清和和者與物同補註此清和之弊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

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集釋

金以宣而玉以振故不喻乎道智以知而貞以行故不失其道所以可久可大焉肖即似也蓋以吾身類天地之道亦以真修久無疆補註此張子即樂金和王節則不流與天地相似而不遠者也

集解作樂者必先以金和其聲即知運智也以玉節其韻即貞一也但不過言其處常之經不流言其處變之權蓋不過於

荒唐不流於詭詐皆以其肖仁兼宰也天高明為智地博厚為仁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依形地附氣天地更相附附然

金和

可大



后其高明也又其博厚也大人之知仁之道本於天地故必智如
天仁如地仁智相資與天地肖焉而不離然後可以久阿大不然則
知而不仁其所知者荒唐詭詐而已仁而不知其所行者耳目所
及而已不如天地非性也遠道也遠矣尚何久大之有久者至誠
無息之德也大考
富有無窮之業也

久者一之純大也兼之富集釋一者守之正補註此取上道所

兼天地聖人而言也

大則直不絞矣不歲故不習而無不利集釋絞曲也剛弱也易

補註絞急切也剛弱也此集釋剛居衛切利陽也人之德大則純

不利故不待季習自無不利順利順者和也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

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集釋險不

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健者自高而臨下故知其險順者



自下而趨上故知其阻雖易而知險則不陷於險既簡而又知險
則不困於阻一者易簡所成之道也乾健坤順之德備諸身剛柔
仁義之道得于已以此處天下之理行天下之事補註釋易大傳
執難哉知幾與知權相以幾者動之微善之兆也補註之意蓋知
險阻自然不敢以易簡處之集釋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故能研諸慮餘見朱子本義集釋道是解所以能知險阻之意此
海一條皆自為一說非易本旨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集釋人直而我曲明於自知也人曲我不言直而理補註君子知

所爭彼伸則我屈固知之矣彼屈則吾以不伸為伸又何爭之有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

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

莫大焉集釋隨其屈隨其伸是無不容受也無所不伸而常直者

校矣至虛無私理常直矣取伸一動而君子處之俗如其知幾何
如哉若精其義而功益密入乎神而將自此則道常直於萬物之

表而立於不爭之地也。補注君子無所爭知我於屈伸之感但無不知幾又豈足言哉。補注容而已能精義至於入神則至虛無所不伸屈亦伸也伸亦伸也處常處變處順。集解人之爭以求伸者處逆無入不自得何不順乎何不利也。集解豈能得其伸哉適多爭其侮耳故止誇莫如自脩又曰無辨此皆以屈為伸之意也蓋不爭而爭自止是其屈乃所以為伸也故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集解以屈為伸以伸為而後知已之曲理也於人而我不知已之直非知幾於天下。補注之至變者孰能與於斯張良勸漢高入蜀以屈為伸之一端也。補注釋易大傳之意言天下何以思慮為哉但能明屈伸之變即盡之矣易大傳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焉往者屈也。集解天下何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此所謂屈伸之變。集解天下何見易傳明發明之也屈伸之變有自然之理循其理而為之即自無不伸矣何以思慮為哉。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集解柔能制剛弱能勝取之必固與之易師以退。補注鮑氏發微曰此承屈伸而言者子為進皆明屈伸之神者也。補注曰柔能勝剛柔也勝伸也愚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戰陣之法不可不講也然戰陣之法莫備於武侯八陣圖蓋四方為正與曰天地風雲四隅為奇



有立
斯有
為

兵曰龍虎鳥蛇中軍大將握之亦正兵也九陣之外餘奇之兵為程機即遊兵是也八陣布之於外四面八向則以正為正以奇為奇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右防其右一定而不移也大將居之於中臨機應變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以左為右以右為左。集解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蓋其剛猛之氣失在左變化而不窮也。集解輕敵也安能取勝故勝兵之勝勝在至柔而已至柔則屈也由是而取勝是其屈乃所以為伸此屈伸之感之妙也武經之言明此意而已故曰明屈伸之神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集解敬者百行之本以敬為主則必守。補注敬則心有所主故能立能。集解有為以用言。補注立則心有所資然斯有為矣。集解有為以用言。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集解禮猶行道也敬猶道中之我。補注此左傳魯有僖公十一年大正使內史過賜晉侯命歸告之。補注辭註云敬禮而行猶車載人而行不敬是無輿也故上

慢下暴禮。集解敬以心言不能自行。集解禮以文言。

恭敬擯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集解恭敬愛節愛乎已退讓雖推愛於人而實能愛其身也故為愛道之極。補注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

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博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
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遜所以明禮之用也董氏曰恭敬者禮
之本博節退讓者禮之文誠能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
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博節則
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集解恭敬者不慢也博節者不肆也退
禮則筋骸謹束矩性堅定而私欲不萌矣故為仁之智知
是則天德既全慈祥之心自不衰替故又為愛道之極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集釋勉明
克明未詳倡作興以求明道也已不能明其
道則人與道及教也皆不能作成充大之
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弘
大教必以禮而成就耳

禮直斯清撝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清伯夷
曲則直矣故其心素白而可以事神撝物補注直者禮之体和樂
欲昏之也曰和曰樂樂樂而言也利順也補注直者禮之用故也
集解心無私曲之謂直人能敬以直內無少私曲則心斯安清而
何行其禮乎此制禮之本也和則其所制之
禮又得其自然之理不強世也樂行之熟也

守致用者幾不可緩

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
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集釋致用出而行道也
從事而亟失時也進德隱而修己也徒義必精日遷於善篤加其
功至乎至微至幽之處也易曰四多凶四多懼乾乾者自強不息
所以進德也趨乎時者所以致用道可行不行皆視時之何如非
汲汲於進取也時不可行固不可出時可行矣可以深藏固閉哉
補注釋易乾卦九三文言之意蓋將致用者而緩其幾則業不脩
多懼不能免矣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集解幾不可緩者言當知幾
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者常以心
懼為心乾乾馬求以知幾而徒義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
定而不久集釋義之極也無私蔽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
定自無可病者焉病
則動靜皆失時矣
補注釋易艮卦彖辭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之意時物謂義也

有言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集釋 吉凶利害外之來者人謀大業我之應者謂大業則補註富當有大而無外者仰觀俯察之間範圍而成之類乎
補註 富當有大而無外者仰觀俯察之間範圍而成之類乎
害之時則人謀作至於反凶為吉轉害為利則大業生矣
所謂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是也亦釋易大傳之意
解惟天下有亂數亂斯為功惟天下有悲止悲斯解為政故曰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

天下何思何慮其所無事斯可矣
集釋 易曰憧憧往來朋

何思何慮莫非自然也此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何思何慮以此措之曰故行其所無事事之至也因其事處之於理尚何待

思慮焉

知崇天地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集釋 兼幽明死

知之知崇高學遠大矣然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

地位而易行補註不以禮性之不以禮成性也葉氏曰說見孫詞

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理性成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

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

德達乎是哉此引孟子與易皆知德之難言也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此篇論聖人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

人者也集釋制法興王制為禮法以興起王業也末可言補註熊

七人制法興王之道

曰古之制作之君有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興

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

謂武王為作則已足矣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



以知入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
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尊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
其始集釋堯之君德彼之惡未形未厭也亦非輕縱之舜之時則彼
耳嘗論學吾終之一言以為堯欲厚四凶之終待其全入而已抑
欲厚已之終不有數臣之名乎此皆私也當刑而刑不盡彼之慘
我之酷也是時堯之心亦欲四凶之悔改此君德之有容度不加
刑於吾月之中也吾得以遂好生之德彼得以為不棄之才此則
堯之心乎若欲厚吾之終當刑而不刑以補注堯之於四凶是也
侯乎舜則非續後之道也豈聖人之心乎補注堯之於四凶是也
不輕變未厭之君堯之於三苗是也按張子理窟云萬事只一天
理舜變十六相去凶凶堯豈不能堯因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
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遂去其君則集解堯君德則位
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堯君德則位
臣之心素服其惡弗肆其罪未彰而民未厭也故得以尊吾終而
容之舜初承堯命而為臣四臣素大家且非君子也一旦側陋如
舜者起而處其上其心不服由是而比周以肆其惡固民所厭也
舜當始政而使更容之其何以肅百僚而正朝廷乎其為國家之
累也大矣故不敢不更其始而去之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
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

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
憚之位則必四人者之歸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
因其亦而誅竄之也朱子曰四凶只緣舉堯舜而遜之以位故不
服而抵于罪在堯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因其世家大族又
未有過惡故動他不得

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入惟已改
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補注此歷言群聖之
言之與猶助也聞前辭也式法也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
合於式法度雖無所諫爭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

集解此言聖人無不用人之善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廢物察人倫者與集釋別白其所生
不設人物之補注別生分類出書小序漢孔氏曰生
間明察然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
者先也集釋舜所過者化張子以為舜化象也卒象之國而無惡聞
舜之化也象喜事之適意而偶合乎道舜固喜之象

事便於私已而喜辨之同者事無大害而不拂其情也象憂不得而辨憂之是焉則因兄弟之情非焉則恐兄弟之惡所資者先是聖人能預知人之情而無怨怒也集解然也與人為善謂取其愛兄之意也隱惡謂沒其殺已之惡也所資者先謂但先資而不逆詐意不信也此四句牽經得成文皆以解象憂喜辨亦憂喜之意

好問好察遜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集釋因惡而隱因自然也弟憂而憂弟喜而喜舜無心自然也若惡而揚善而隱弟憂而喜弟喜而憂則不近人情者矣惟行其所無事故能之至于與人為善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是助人為善也補註此歷述舜善也得夫問察之智而造夫過化之地矣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放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集釋賢瞽之頑桀紂之暴舜事之者順也湯武放桀紂之也如是集釋君逆也舜不幸而有是父湯武不幸而有是君均其不

湯公天下不疑

幸也然舜明察庶物人倫之理是曰精義以致生知之用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曰性其仁而行以著安行之功舜之事也湯雖放桀則有慙德欲赦桀則畏上帝故執中雖寧慎已德以順天也所以為中也且天下不過欲其有道耳又何分人己之間而別其賢否親疎貴賤之等類蓋用賢求天下之有道庶不補註精義致為桀紂之時乎知是舜之至德湯之至公無以加矣精義也天下知有道而已不見有在已在人之間在人足疎遠者在已也親近者皆集解湯放桀有慙德而商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釋孟子之意集解商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乃作誥以集解執中之難者言其艱難以執中而不敢隨已意以解釋其意集解赦有罪也天下有道而已不見其間者言惟敬致乎人之以人己而有間也此衆建親賢共理天下之意也故曰賢無方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尚道而必五日見也疑周公王有坐

黃帝節曰于與于集釋無方不問其類也問之則疑矣聖人公天同出文王世子集釋下賢則立之任之何私疑之有於其身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不惜久勞其身正以聖道之難至必欲吾真見故也湯之求賢周公之求道其公勤之心一而已矣

補註 按文王世子本謂周公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不過迂
所以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在張子是言坐以待旦是周
道而必吾之見也 **集解** 于海迂同曲也言委曲其身勤勞求道不
正是公天下坐以待旦正是于其
身于其身與文王世子解不同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
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集釋** 勝
也論語以為天下之賢皆上帝之臣已
不敢蔽張子兼善惡而言理亦可通

文王
多助
於四
友之

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集釋** 其聖德自繫人之心也結於人
不可解牢其勢不可動也詩大雅維翰之篇曰虞芮質厥成文王
厥生予曰有厥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文王
四友之 **補註** 釋詩之意言虞芮二國來質其訟之成是天下訟獄
臣也 **補註** 者不之約而之文王也文王之生所以繫繫於天下
為天下繫繫之也雖其德盛之致亦曰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集釋**
按博物志曰文王四友之臣謂關天大顛南宮廷散宜生也 **集釋**

虞芮質厥成 按詩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
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
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
而歸者四十餘國注虞芮二國各處在陝之平陸內在同
之馮翊平陸有間原則虞芮之所讓也質正也平成也

以祀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

者與 **集釋** 以祀包瓜易之辭也始之九五以陽剛中正王卦於上祀
之事紂者有類之含章則人盡謀有隕自天則 **補註** 釋易始卦九
聽天命之謂古人言文王黃龍自落此之謂也 **補註** 五爻辭蓋瓜
陰物之在下者其義而善潰祀高大堅實之木也以文王之德而
事紂猶以祀而包瓜是祀厚下之瓜以防其中潰因紂有淫亂必
潰之德也雲峰胡氏曰魚之 **集釋** 祀高大堅實之木也瓜陰物之
餒瓜之潰必有內始故中潰 **集釋** 在下者其美而善潰者此句見
易盡人謀者脩德行仁以自盡其人事非謀紂也言文王之事紂
但自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以安其民而已至於得國與否則聽
天所命未嘗有一
毫取之之心也

順帝則布天下自歸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其契天德而萬邦信

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

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黃帝節曰張子用詩

命未詳集釋此引詩言文王得天下之歸心而中正以易之神默

無臭但取法於文王則文王即天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大以華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皆非神而明之存乎文王者乎且天下之歸心

也補註釋詩大雅文王及皇矣篇之意蓋謂上天之事無聲臭可

自然信悅所謂萬邦作孚也故又引易以明之不以聲色為政不

革命而有中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天下自歸其惟文王為然

乎集解此本大雅文王詩而言天道無聲臭可象玄妙而難求文

信悅矣不必遠求也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夫道於天則微而

難見求天道於聖人則有跡而可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欲

神明天道在求之人與易旨不同不革命為有中國言不有心作

為以求革命而有天下也此本大雅皇矣詩而言不當連上文詩

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不長大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

四雖孔子自謂未能也下及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

能有所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集釋窮及之也書曰敬脩其可願孟

凡天下之人之所願欲者心願於安遂之間意欲於利樂之地也

盡其才者勉強用力於願欲之道也然不敢必其所不能與否焉

此聖賢補註可願即盡善所謂敬修其可願可欲即孟子所謂可

之心也補註欲之為善可者僅可而有所未及之辭故橫渠張子

用發明之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集釋婉者曲

補註其以譎為婉

以正為直二人各有短長也淮南子謂齊

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意亦如此

集覽重耳小白按史記

桓公名小白

詳見下卷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

必再變而後至於道集釋法者先王之法道者先王之道也補註法由道成非其人三家是也魯則人法兩亡也補註馭法者雖非其人而其法猶存故程子曰魯功之治太公之遺法度易及矣

孟子以知自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

非天命耶集釋若天使其不知也補註按史記昭公二十五年甲

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

之田晏嬰不可公感之孔子遂行反乎魯蓋聖賢之出如關時運

之盛衰晏嬰獨不智於仲尼豈晏集釋晏嬰按史記晏嬰字平仲

嬰之不智無非天命使之然也集釋齊景公將欲以尼

不重肉妾不衣帛一孤裘三集釋謂氣稟之命於天者拘之也昔

十年及忠補過名顯諸侯集釋齊景公將欲以尼

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宗喪

遂衰被產厚莖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

周室既衰禮樂缺有問今孔子盛容飭繁登隆之禮趨翔之節累

世不能殫其季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

納民也遂止

山祭藻禴禘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補註祭與節同山節藻禴孔子言其不智事見論語集釋祀爰居

句爰居海鳥名常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以為神使國人祭

之柳下惠曰海鳥至矣已不知而不問祀之以為國典非智也今

也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柳下惠之言曰信吾過也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與僑

之病與集釋子產為君子則可與禮樂則難既使民矣又教之既愛

禮仁以愛民補註此目禮仲尼燕居言子產猶衆人之母也集釋使

可使之義補註之不能教也而子產之言蓋使民義即所以為教不害

其平日之不能教也愛猶衆人之母雖過於愛不害其平集釋使

日能使之義也禮仲尼燕居言子產猶衆人之母也集釋使

以義似教矣然禮樂不與而子產之言蓋使民義即所以為教不害

不害其為不能教也夫子稱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也故言其

能愛人如衆人之母矣然爰之者恤其生也非徇其欲也與

使民以義故能並行而不悖者故曰不害其使民以義也

獻者忘其執事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

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友為獻子之所賤矣集釋

資其勢利其有即有獻子之有也

顯更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

事社稷之臣也集釋三不可伐此聖人用兵補註釋論語孔子之

魯地七百里之中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魯附庸也東蒙山名按一統志蒙山在兗州府費縣東北七十里書蒙羽其藝詩奄有龜蒙即此以其居魯地之東故曰東蒙

三十篇第十一此篇論為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

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

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集釋器於禮

局之謂守道也精義致用精察義理之當然以致於人倫政事之用也天命者天道之本然與天同德者聖人之自然也孔子之事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

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集釋知裁之裁當作

也知其日益也學者日益非不知如揚補註此承上章而言蓋聖

畢季之則無益也安其其有益哉補註此一理隨其年而成

其德如天之一氣隨其時而行其令也朱子曰聖人亦大約將平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

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

憂周公集釋窮理至命四十五十不惑知天命也尺人物之性與

長秋後冬歲未嘗容心於其間聖人無意必固我以範圍之天地

人物無不位有大公至正亦嘗何容心哉至於從其心之所欲又

不論本矩事皆天理無礙滯年也七補註合易傳中庸集解尺

十待死而已何能於行周公之道哉化言下文是斷章取義無志於天下而安於死矣故不憂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
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集釋周公之知也欲知
得行故不夢則不願乎外不吾心之中也此與語意不同多一
欲字才着此便不是聖人心之所志夢以形焉老而安死故不獲
夢見周公非欲不補注釋論語之意蓋聖人未嘗不欲行道亦未
嘗知而不夢也補注嘗必欲行道故夢見周公志心欲行周公之
道也及其老見道之不可行也集釋夜之所夢畫之所思也故曰
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集解從心莫如夢見周公志欲
行周公
之道也

困內
困外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
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
占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
則其蒙難立志聖德自賤必有入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
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集釋內者家外者國疾困也
困而李為德办者疾不明

仲尼
夢寐
不忘
于東
周之
意

且智為感化者無不神且速是困之准人也集釋升也聖人夢見周公
困而亨由其有上宰之功也則人可不困而勉哉補注不困而勉哉
及處困之時則能發其德而通曉效為德亦能奮發與起故為感速若
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是困於內也孔子斥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
交是困於外也集釋氏曰繫辭曰困德之亦也力明也人處困難之
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後之蔽故其折理也明置身窮死而有反
本之思故其集解不待困而愈固貧者之常然既有其困則亦未
從善也速集解不待困而愈進其德故又言孔子下宰於困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
周從周禮故公且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
則其損益可知矣集釋聖人繼周必能神補注從欲風動見書大
集解 書曰但予從欲
以治四方風動

滔滔忘友者天下莫不然而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立不與易知
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集釋道不遠人則人雖無
道不遠人而或化之也集解道不遠人則人雖無
道不遠人而或化之也

君子則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
德備道專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人召我者
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
之物也釋曰音心不同德備者仁義有諸身禮智得諸己誠
補註此

聖人之出處處至四委吏
乘田所以仕貧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
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
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釋曰
進章不同此備字禮樂之備補曰先進於禮樂以禮樂為先而進
也不願乎其外不待外之備也補註之者後進於禮樂以禮樂為
進者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釋曰不居位以行補註試致庶意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

已矣釋曰文章之道必不顯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晉不曰禮

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

也釋曰儀章器數各物也禮文則博矣語意不同張子之意
也釋曰以為魯之禮文之闕不止於孔子之手猶有馬者不借他人

乘之補註以該遠約而言之地

師誓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及魯嘗

治之正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

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釋曰夫亂辭去也師誓一節與魯
論與夫子反魯以後樂始得

聖人



正非失
次也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摺趨進翼

如北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

白曰賓不顧而去矣好若敬也集釋與語小異好寬緩補註此

述卿堂孔子之事而釋之也兩翼如下小註蓋張子之自註與第二篇一故神兩故化下小註同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補註此釋卿堂上如揖

再子請粟與原田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集覽按一統

門弟子居政事科孔子嘗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仕於季氏後

世追封徐公按一統志原憲宋人孔門弟子原思也為人

財之謂貧孝道而不能行之謂病若思貧也非病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胥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

己甚也如是集釋無然畔援詩之辭也其欲赴佛胥之召乃見

補註詩傳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蓋佛胥南子苟

雅集覽佛胥按論語序佛胥晉大夫趙氏家臣以中牟畔召孔

矣篇夫人有謹行孔子至衛南子請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度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

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集釋夷狄尚

中國之補註此張子推夫子之意不得行道

無上下補註於中國度得行道於九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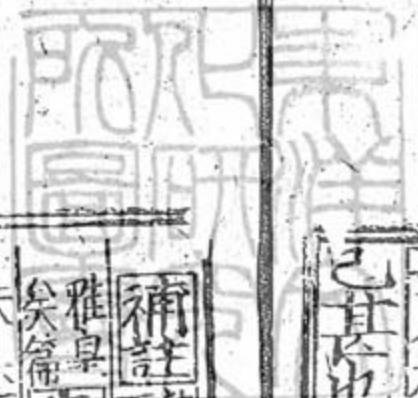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補註不回者往而

仲尼雁鶩雞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

詞者以其知變化也集釋答司馬牛問仁問

游之問孝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蓋可見矣

聖人之詞
知變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上吾亦為之不悖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集釋 執鞭至賤乃可得之不若從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

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堅言仁大難各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集釋 不取言子貢晚年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

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集釋 於天下天下之事使加乎其身當日不使後之於人張子之言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

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補註 行而未成以其蚤死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語德而隱故逐世不見

著同

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

集釋 龍德聖人脩為之功之極至也欲一朝而

矣

回非助我者無所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

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益

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

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集釋禮樂法也鄭聲佞人二者蕩心之

益者為治之大權放遠者為治之大戒無損益禮樂法度皆其

中無放遠禮樂法度之中者亦不久而廢他非不教之類子以

生知之質聖聖之資聞一知十故於禮補註樂氏曰鄭聲者鄭國

樂法度以素習而知之此則不必教也補註之俗淫和真作詩

著於樂者皆淫靡佞人者口給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

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

之大要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若

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

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

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集釋隱居則有道

而名不稱此君子所以有補註懷居思

道則見必無道而後隱也補註隱居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教顏子樂進故願無伐言

由

由

由

由

由

仲尼

獨許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願回

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補註大祀若郊社之類而次祀與小祀謂之山川

有德篇第十二此篇論人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集釋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能言能在一有字志仁補註此論語之意蓋有德者執德弘故有者必無惡能在一無字補註言是能為有也志於仁信道篤故無

惡是能為無也集解有所當有無為無也集解所當無為能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安

詘自取人之弊也補註釋曲禮之意蓋行能脩而引取乎人故往教安

故往教安求悅乎人集解取人以為善也曲禮曰禮聞來未聞皆引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經信其小者補註此孟子所

辭取意達則止多則反害也集釋此取辭達而止章言辭不以夸多而闕廢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

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

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又相屬而不相家者凡論語孟子發

明前文義矣未盡者比其擊之他皆放此補註言之不顧猶言寧

困辱猶言寧近耻辱也寧孤立無助猶言寧無所宗也集解此三者能知和而以禮節之蓋張子合二章而言也

德主天下之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

故王言大集解子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補註釋兩善伊

德主天下之善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補註張子以兩言盡之最切

無常主叶于克一善同歸治故曰一哉王心言必主德故曰大哉

言集解德主天下之善是解善經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原天下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

善原天下

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二者能一之謂也
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
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經又曰保
萬姓或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言有教動有法晝自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
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
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
春無緣復有生意孝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
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集釋言動一身也宵言一日
於是願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集釋也瞬息一刻也有為力
行也有得致思也周公仰思待旦之心亦若是孝者當補註華氏
書此言於坐隅作聖工夫也此心在旁理盡性之後補註曰非
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
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
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
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孝也

君子於民道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
首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與補註禮緇衣篇道民以言使之為

無徵而言取不信政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

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補註合論語中肅言之教梁

信疑以傳疑集覽杞宋不足徵杞宋二國名徵証也按史記杞世
意蓋如此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武王克殷封之
為杞宋世家微子問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克殷封之為宋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雖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退之間便得性情之正○采子曰樂記
云禮主其誠樂主其盈禮誠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為文
誠是假誠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入之所樂故
須進亦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乃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
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集釋節若不文不使過補註此皆
蕩和須收拾向裏故以及為文集釋中乃所以為文也補註孔子
之言而張子各
以類配之也

驕樂後靡宴樂止宴安集釋宮室無度衣服無節後靡也補註驕

後靡之意宴
樂燕安之意

言形則卜如響言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

道集釋言者于此卜應補註言形于外則卜吉凶如響應之易所謂

集覽卜如響按鬼谷子響言一法夜靜酒掃焚室置香灯祝之手按

響卜應後方言之集解命也如響言夫人之言一形而卜即應之如

響言由吾之誠感之也以此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怠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

歸厚矣集釋篤於親不偷故不補註釋論語之意蓋知恭慎勇直

已為先則民化而歸厚矣集解自以禮為先恭

庸夏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集釋想

利害切身本陽明也無而為有則行之陰險也物之象其生者必

取信於人謂應亦易以感人惟君子剛者不信焉一說因其似者

而生法必取補註此即夫子告子張問明之事蓋浸開之誠謂當效

驗於人亦通補註之應不行為是陽也其行是陰也明為象生法

為法必效故君子重補註大剛者責不行也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集釋自外

也釋論語告子張之意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

雖不欲不施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集釋能無怨又進一步

補註釋論語之意或疑恕已二字即朱子所以譏范忠宣者孝者

敬而無尖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心專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集釋此

訓聚百順心專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集釋此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辯志意之具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集解事者當先意承志蓋听於道益當先其意所未發承其志而發之蓋志公而意私也故能辨志意有公私之異然後能教人不失其道矣

詭譽曰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集解此解將於

分之美耳非常行也義即職分之謂也與前論人者先其意

所當為者此釋論語游於藝之意補註而遂其志之意與向

鮮分音問分義曰限程不有不存者心不為彼所系也若志專

物喪志是也補註在此切之偏好而不舍友為吾性累矣如程明道以謝上蔡成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集解有道則出道當

無道則隱道則當補註釋孟子以道徇身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比懷居也集解重遷

也此懷字以居止言君子宅乎仁補註安土即不懷居是也此

則安土也不移於物欲何遷之有補註釋易安土二字之義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二者皆賊也

之道也集解因老而並言幼與長也循者由所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從義補註此孔子所

不慳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補註此以詩釋詩不慳大雅仰之

之意也補註以意能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德仁也如天亦

仁也故橫而克之不可勝用補註橫而克之由不穿窬至於非有

不可勝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

得矣補註自養薄於人則失之吝厚於人

罪已則無尤集解能罪乎已則有自脩之補註無尤謂不得罪於

有非已為

悔章意同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或加于已辱也榮者貴也利者富也或取或忘皆由於已

補註熊氏曰君子偶居於困辱之中可憂也己若子利祿之極非所樂也忘情於利祿此為樂也

荀子曰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歸德行厚

勢榮流淫汗慢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

義辱罰侮粹搏撻答厲御斬斷結縶藉靡舌鋒是辱之由外至者

也夫是之謂勢辱觀此則人之憂樂蓋有所在矣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此遂謬不思之甚

故仲尼率歸諸亂云集釋此皆好勇疾貧章不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及乎爾理也執不得

及於理也集釋有時而不得及理勢使

補註擠排陷也執不謂

爾反亦則亦理者言雖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特勢之變耳出

執不得反亦理者言雖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特勢之變耳出

爾反亦則亦理者言雖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特勢之變耳出

爾反亦則亦理者言雖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特勢之變耳出

爾反亦則亦理者言雖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特勢之變耳出

爾反亦則亦理者言雖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特勢之變耳出

爾反亦則亦理者言雖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特勢之變耳出

爾反亦則亦理者言雖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特勢之變耳出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

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

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

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真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

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集釋王克去已私行吾之道

飲水曲肱而枕事者月為百世之師此為補註迹相近而心之所

聖也辟世言地色迹也聖與賢并心也補註至有差迹相近而心之所

已行法樂已可法之迹相近也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隨世之清濁

而為己之淹速此為士克已行法之事也然辟世辟地雖聖人亦

同但其憂世之志與天之大誠與賢者辟世其大辟地者為異

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也此迹是辟世辟地之迹

言賢者則憂免而為之聖人則樂自然而然也程子曰四者雖以

大小次第言之然非優劣也所遇不同耳或問四者固非優劣然

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於見於言色而後

辟之邪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特而酌其

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莖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

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集釋有序如

大德卑不踰尊之類孟子之言用卑踰而抑尊成表裏之言任君

子而退不肖皆不可不謹者正以治亂之攸繫也故言相表裏

補註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所以不可不難進而易退也呂氏曰所

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寓不慤

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集釋有德有才者斯補註此孔子對哀

詞事見荀子淮南子曰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正與此同集釋調者本心正而

如法也不然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故弓調而後求勁服者不蹄齧

易控御也不然則惡馬只可近墨善走有向為式故馬服而後求良

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口之變也猶卜筮叩以

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

律呂聲之變非此之謂也集釋人曰天答曰地答曰地空

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夾宮補註命呂者律即邵子皇極經世書

變徵旋相為宮八十一聲也補註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所以唱

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者也谷神之應言集覽注按三國志王

有如是聲音之變哉王弼之謂見易列畧集覽注按三國志王

辨仕魏補臺即嘗王老子及周易雜二十四卒縉紳惜之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效之有集釋虎變者光

補註引華卦九五爻辭釋中庸之意也本集解大人虎變其亦係

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詞虎變其文炳也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

補註引書洪範釋論語之意荀子曰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

難知則下畏上矣此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也

有司篇第十二 此篇論有司為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不忠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集解此解先有司宰賢才章皆為政之首務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集解不附不得拱向也勞不誦也此言政在德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集解不足則不盜矣此戒為政之貪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受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集解先之勞之無倦是也愛首消也

補註此釋孔子告康子患盜之語蓋所欲之物則人竊之假設以子不欲之物雖賞子使竊子

此言為政之勤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

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也

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

聖周始定乎

集解征則非征矣言有桀在上而補註孟子謂也湯征自葛始曰十一征則非征矣言有桀在上而補註孟子謂

湯怒於下知此哉必請於桀受命於桀而後敢為也

補註敵國不相征然湯云十一征若非賜鉞鉞得專征伐則湯之時征討

之名尚未定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

集解陳恒弑君左傳魯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宏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繫館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

公于舒州甲午執之孔立三日齊而請伐哀公曰魯為齊弱久矣

了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故不敢不告注陳成子名桓子我即闕止也

野九一而助郊之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

國中田不井授使士而自賦其也補註此釋孟子告甲井

而助是郊外都鄙之地為公田而行動法也國中什一使自賦是

都門之內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士而自賦其一也

道主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奢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

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集釋節用愛人存心者也補註葉氏曰說見論語道治也十乘謂

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已裕民德意幸

治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治而不察不若小而察補註國家以中治為本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

入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集釋以德報德是勸也補註

釋表記之意蓋以德率人而致善者有勸不善者有沮此報者天下

有沮此報以治也皆天下之利也非一己之利也集釋報者天下

而致言此必由循德而致也善者有勸之報不善者有沮之報此

則報之而合乎德者由是天下皆勇於為善俱終為惡矣豈非天

下之利乎不然則商及匪人罰行有德非德也則民無所措手足

何利焉不治世亂也世治則小人得以肆其奸君子公物故利於

世治世治則天下蒙其福君子公物故利之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集釋上言太極不言有無曰

無曰無而不歸涉於虛終補註葉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

於有雖無其形實有其理補註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

用相因精粗間不可有無分後世其端見不明始以道為無

以端為有上者為効妄為上道無者為玄妙為真空祈有無而二

之皆諸子補註理氣不相離故大易不言有無諸儒如莊列之類



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卷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君子樂取之為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瞞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詞窮高

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待君子樂取之為貴

則雖亂也鬼載浦車之類隱瞞也如諸子莊列海

若大鵬之說此窮極幽之論而君子厭之者也

言天地陰陽與人之情為一
雖至隱蹟而不可厭也
集解 隱幽妙際雜亂也不可惡言必
當理有條理可尋也察取即可也

一物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

德也而謂之人 集解 熊氏曰易只一理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具氣
有剛有柔故曰地道德具於人心愛
補註 童氏發微曰一物一卦
之理為仁宜之理為義故曰人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操德於卦雖爻有小人及繫辭其

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集釋 趙吉舜凶為君子謀也
無其爻二字 集釋 嚴賓求高無語吉者不
為小人謀也如言者龍勿用潛者德宜勿用言九龍有悔亢者德
必有悔此皆操德於卦也若不此方庭方各節之爻也負且乘致
遂至解之爻也一則言君子慎密而不出一則言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盜思奪之各係於條辭之間此喻以君子之義也撰具也

補註 易卦爻之辭必曰利貞曰利君子貞曰小人勿用曰君子吉
謂陰大 集解 撰德之德以善言雖爻下正見其操德於卦之意言
謂陽也 集解 撰德於卦豈獨卦辭然哉雖爻有小人及繫辭其

係辭皆必論之以君子之義然則卦之撰德
也備矣蓋爻即卦也陰爻為小陽爻為大

一物而兩體其大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

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集釋

兩體陰與陽也乾與坤也皆兼理氣而言造化方有顯露故曰象
之成造化詳密可見故曰法之效上是呈如陳誠也法是已形之
象性立如卓立之立三才兩之陰陽剛柔仁義皆兩也天地人三
才也剛仁與陽乾之道柔義與陰坤之道象法與性皆太極中之
一物也理也氣也指大極之氣曰陰陽其 補註 天一物也而有陰
質曰剛柔理曰仁義然實不外乾坤之道 補註 陽之兩體地一物
也而有剛柔之兩體人
物也而有仁義之兩體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集釋 易者趨時應變之謂三百六十爻不過時之一字趨時順天
也應變接人也易不越乾坤之理若乾坤毀則易何從見乎
易者變易一乾而又一坤一陰而又一陽一吉而又一凶一動而
又一靜乃乾坤之為易也本立者三才之體具趨時者三才之用
行元陽皆乾陰皆坤 補註 童氏發微曰易大傳曰剛柔者立本者
乾坤毀卦否不立也 補註 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又曰乾坤毀則無

一物

一物而兩體其大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

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集釋

兩體陰與陽也乾與坤也皆兼理氣而言造化方有顯露故曰象
之成造化詳密可見故曰法之效上是呈如陳誠也法是已形之
象性立如卓立之立三才兩之陰陽剛柔仁義皆兩也天地人三
才也剛仁與陽乾之道柔義與陰坤之道象法與性皆太極中之
一物也理也氣也指大極之氣曰陰陽其 補註 天一物也而有陰
質曰剛柔理曰仁義然實不外乾坤之道 補註 陽之兩體地一物
也而有剛柔之兩體人
物也而有仁義之兩體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集釋 易者趨時應變之謂三百六十爻不過時之一字趨時順天
也應變接人也易不越乾坤之理若乾坤毀則易何從見乎
易者變易一乾而又一坤一陰而又一陽一吉而又一凶一動而
又一靜乃乾坤之為易也本立者三才之體具趨時者三才之用
行元陽皆乾陰皆坤 補註 童氏發微曰易大傳曰剛柔者立本者
乾坤毀卦否不立也 補註 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又曰乾坤毀則無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操德於卦雖爻有小人及繫辭其

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集釋 趙吉舜凶為君子謀也
無其爻二字 集釋 嚴賓求高無語吉者不
為小人謀也如言者龍勿用潛者德宜勿用言九龍有悔亢者德
必有悔此皆操德於卦也若不此方庭方各節之爻也負且乘致
遂至解之爻也一則言君子慎密而不出一則言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盜思奪之各係於條辭之間此喻以君子之義也撰具也

補註 易卦爻之辭必曰利貞曰利君子貞曰小人勿用曰君子吉
謂陰大 集解 撰德之德以善言雖爻下正見其操德於卦之意言
謂陽也 集解 撰德於卦豈獨卦辭然哉雖爻有小人及繫辭其

係辭皆必論之以君子之義然則卦之撰德
也備矣蓋爻即卦也陰爻為小陽爻為大

一物而兩體其大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

以見易此以乾坤解
剛柔以易解變通
則無一也易寫天地人者也故必有乾坤二
書而後變易之理寓其中致則無以見之矣

三極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

金大有曰吉元不利如乾之初九曰勿見勿見為利上九曰有悔
亢則不利不利則利皆變而通之以利者也不利則凶而悔
吝矣六爻之動分天地人兩爻為一極六爻為三極總言之
則曰太極分言之則天地人各具一太極天地人之至理也
易言變而通之以利故曰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
仁義三才性命之理也本義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
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
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

皆君子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
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躰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
之道也

二民可收之矣二補主此章論卦體按朱子本義震坎艮為陽
民一君臣服之矣補主此章論卦體按朱子本義震坎艮為陽
陽君謂陽一陽二陰弱離兌為陰卦皆一陰
民謂陰一陰二陽一為君陰為民故係辭傳曰陽一君而二
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
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吉凶变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集釋陰陽老少易之四象此吉凶悔吝亦曰四象悔了便吉吝了
便凶吝生於憂善患難不足也吝生於安意肆志者也

補主易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变化者進退
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悔生於有餘吝生於不足又釋

易悔吝者與吉凶变化
剛柔皆兩之意也
晝夜之象也故曰易之四象吉凶悔吝以辭言变化剛柔以變言
四象各有象友覆相因悔吝以一物也故又特言其由疏生吝由
不足生悔亦兩而已蓋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吉者大獲為
贏凶者破敗為不足然則陰陽之理何所不體而天下何物不有哉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

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張南軒曰指其

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動，無不特矣。象其物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及。創物之智，極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寫先知之神。○愚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妙不測者，神也。辭變象占之變化，如此非知天下之集解。易之辭皆致理也。故尚辭則言無所至，神者孰能之乎？
少陽者是也。一時而已。尚變則止，又速辭受取，悔皆當乎時而無所偏倚矣。故動必精義，言精合乎義理也。象卦之象何用不具，故尚象則法度必可以致之於用。占辭之央吉凶有定也。故尚占則謀必知來，上吉凶也是四者固矣。然實自然，而然神之所為也。君子必知其為神之所為，然後有以休其義而有上四者之益。不然則以易之理為出於人為我，亦或容私心於其間，必不能言之不苟動，皆合義法致於用謀，必知來矣。故曰：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躰，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集釋。易有聖人，辨象變占是也。如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辭也。亢龍于悔，龍戰于野，變也。離為網，罟罟為未，象也。潛龍勿用，飛龍利見，占也。易之如

此聖人極其深而至精，研其幾而至變也。精足以老其問，易受命如嚮遠近，幽深皆通。其志幾足，探曠索隱，以張其務。變則參伍錯綜，以極其變。又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是皆尚辭變象，占以行變化之道。而通天下之故。神之所為妙，而且通如此。平易且聖，南也。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非天下之人之自昭然矣。神言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又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集釋。至精，辨之精，密無所不具也。深理之玄，微無所不包也。詞足以備行天下之問，則其理足以通天下之志矣。二意不甚相遠。變，操著之變也。分二卦一操，四歸奇為一，變通變總三操，兩手之策也。極，究察也。數，七八六也。係，繫傳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天地之文，謂陰陽老少之畫。非通變則陰陽老少之文不成。何以成物？天下之象，謂卦爻動靜之象。介函數則卦爻動靜之象不明。何以制器？無文象以成物，制器則是其幾之不力。不足以成務矣。成務，即成物志器也。通天下之故，即是待問通志。而成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承上神不能說。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見龜之用也。

集釋。因卜爻而示吉凶，道豈不顯乎？吉曰吉，凶曰凶，甚顯者矣。人不能以先知，不能以藏往，今能知其吉凶，先形者則知之矣。

又能收其已成之事則化之速非神妙若是乎此著占龜下之用
如此龜曰神龜著曰神若德行與易相為表裏易假之而後明也
補註釋易顯道神 **集解**示人吉凶以易辭言知來截往以
顯道者居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

不動真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
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集釋**顯道者道微妙無形因卦詞說出來是凶
的因易數推出來非人恁地神所為也故曰顯道神德行是人做
易使傾凶也示以憂虞如夕惕若如履霜堅冰至不過欲人之無
咎也寂然不動者靜者無思無為也宜會于萬化之感者感而遂
通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者因善卦而知吉凶故可與酬酢乃
變神不能自言吉凶與人因易卦方著 **補註**釋易顯道神德行可與
見故可以佑神張子之言與易小異 **補註**酬酢可與佑神四句意

集解危懼則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大抵能危懼以終始其事其
萬化之感自然能宜會無遺而莫知其所為也寂然不動而
化即德行也可與酬酢謂易可以之應對乎人思謂吉凶也思謂
主吉凶以示人而不能使之趨避而易能
知盡以示人故可以祐助鬼神之所不及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截往極數知來前知也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集釋**事物有吉
而開曉於事幾朕兆之先故曰知來明其憂患皆趨吉而避凶則
事之已生者皆截止矣是以以前知其有變也於吉則行凶則止有
易之道以通之君子措用於民其謀 **補註**弭止也易言極數知來
遠矣極數知來即子有得於此也 **補註**之謂占通變之謂事也

也者君子所以不而 **集解**以弭字解截故字解在言人之舊所習
措之天下之民者也 **集解**行不知患而妄為易則能明其患以
示人而消河之故曰截往與易本旨不同事變有吉有凶我能前
知其變由是守正執中有道術以通之趨其吉避其凶是則所謂
通變也如此則君子之所以措之於民者
皆當事機循物理而功業成矣不亦遠哉

勸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集釋**混以已則不
不帶求其密曰精索其隱曰微四者易之教不累其迹 **補註**按禮
不拘係也知足不求遠也賊害也求高遠則害於易 **補註**記經
辭繁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註云務整 **集解**經解曰入其
辭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賊矣故易之失賊 **集解**國其教可知
也其為人也繁靜精微易教也故易之失賊其為人也繁靜精微
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蓋易之道本繁靜精微者也君子之學易

而開曉於事幾朕兆之先故曰知來明其憂患皆趨吉而避凶則
事之已生者皆截止矣是以以前知其有變也於吉則行凶則止有
易之道以通之君子措用於民其謀 **補註**弭止也易言極數知來
遠矣極數知來即子有得於此也 **補註**之謂占通變之謂事也

也者君子所以不而 **集解**以弭字解截故字解在言人之舊所習
措之天下之民者也 **集解**行不知患而妄為易則能明其患以
示人而消河之故曰截往與易本旨不同事變有吉有凶我能前
知其變由是守正執中有道術以通之趨其吉避其凶是則所謂
通變也如此則君子之所以措之於民者
皆當事機循物理而功業成矣不亦遠哉

勸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集釋**混以已則不
不帶求其密曰精索其隱曰微四者易之教不累其迹 **補註**按禮
不拘係也知足不求遠也賊害也求高遠則害於易 **補註**記經
辭繁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註云務整 **集解**經解曰入其
辭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賊矣故易之失賊 **集解**國其教可知
也其為人也繁靜精微易教也故易之失賊其為人也繁靜精微
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蓋易之道本繁靜精微者也君子之學易

而開曉於事幾朕兆之先故曰知來明其憂患皆趨吉而避凶則
事之已生者皆截止矣是以以前知其有變也於吉則行凶則止有
易之道以通之君子措用於民其謀 **補註**弭止也易言極數知來
遠矣極數知來即子有得於此也 **補註**之謂占通變之謂事也

也者君子所以不而 **集解**以弭字解截故字解在言人之舊所習
措之天下之民者也 **集解**行不知患而妄為易則能明其患以
示人而消河之故曰截往與易本旨不同事變有吉有凶我能前
知其變由是守正執中有道術以通之趨其吉避其凶是則所謂
通變也如此則君子之所以措之於民者
皆當事機循物理而功業成矣不亦遠哉

勸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集釋**混以已則不
不帶求其密曰精索其隱曰微四者易之教不累其迹 **補註**按禮
不拘係也知足不求遠也賊害也求高遠則害於易 **補註**記經
辭繁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註云務整 **集解**經解曰入其
辭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賊矣故易之失賊 **集解**國其教可知
也其為人也繁靜精微易教也故易之失賊其為人也繁靜精微
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蓋易之道本繁靜精微者也君子之學易

者也苟能察已潛思亦如易之察靜精微是固易之教也然或過
於矜持偏於隱僻則累於其迹而反有所傷於物害於道矣故必
聖靜精微而不累其迹凡有所守者知足而
止而不使至於然後謂之深於易者也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天下之理初必得之而後行之故為元會合而通變故為亨有利
順而說故為利至此動極矣能一天下之動固守是道之正乃為
貞補註此下專論 元者善之長故人能統貫
也補註乾之理也 萬善而天下之理得為元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

萬物集釋四德元亨利貞也元而至貞七而復元終始萬物也迎始
也隨順也貞而元亨然之此迎之也元而亨七而利復貞

此隨之也不惟六卦皆本之乾坤補註元亨所以始萬物利貞所
而萬物事皆本焉故曰父母萬物補註以終萬物迎之於前而不
見其首之合隨之於 集解 迎之不見其始隨之不見其終始因為
後而不見其尾之離 集解 終而復生始元亨利貞循環不窮而
而古今天下無一物能離之者也故推本而言當父母乎萬物言
乾四德於萬物猶父母之生子乃萬物之不能離者也

及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得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集釋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 補註 釋乾坤二象大哉乾
萬物資始之說乾為奇坤為偶 補註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

元萬物資
生之意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此元亨利貞也天下之動不一也 補註 釋文言足以天下四句之
信能一之言守其正而貞固也 意也童氏發微曰仁義禮

智比貞善也而仁為之長故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則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故曰禮嘉天下之會義以制事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利不徇
乎私故曰義公天下之利知正之所在而
固守之信也即貞也故曰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大和亨也六爻擬議如乾初爻則為潛能二爻見龍五為飛龍上
九為亢龍此擬議而位之也初九為利用二五為利見上九為有
悔其道如此 補註 釋象象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擬議為擬寫天
各正性命也 補註 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之意 集解 擬議為擬寫天
之理也太和以道言利貞也當其可也不失大和之道即當其可
而得也 矣 象承說言乾之六爻擬議天地而撰寫之性命之理
得焉故其德旁通曲盡而無所不具此解象傳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而得其本旨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而得其本旨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嘆
夫子之勿忽焉前後也釋正中卓爾補註龍德正中孔子文釋龍正
以聖德之極言與易傳本
肯不同正却龍德中正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
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夫

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
覩元龍以位書為言聖人則不失其正何元之有釋三與四之

也上下皆乾三為陽位四為陽爻是重剛也其危終曰乾之也其
疑或潛或躍也舍棄也過中重剛如是宜庸言庸行德之柔者所
能濟哉雖大人之盛德亦乾之夕惕或躍或潛處危疑之際而艱

于見德者焉然時亦不能舍而用之也三在上下之時四當防
之祭故外趨變化進德修業內正補註乾四非過中重剛四字疑
性命不失其道者利見大人也補註乾四非過中重剛四字疑

指九四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以時當見用釋九三爻辭曰
也因見龍在田言時舍故此言時不得舍也釋九三爻辭曰

曰或躍故曰疑或之者疑之也過中重剛時位之不為也宜庸
庸行之所能濟哉雖以大人之德之盛者亦必將有所不安然
變化行不失時內正性命心不失守大有作為以自救焉故其危

疑不遂難於自見其德者乃其時之不將以舍危疑道之當然也
在九五以其人品言則為大人而化矣以其配天言則合天德而
能位之矣以其性言則能成其性而至於聖矣其大三句只是一
意元龍上九之象也此特以其位書之窮極而言其象耳

若聖人則處時之極而能通之不失其正者也何方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皆之所謂絕塵
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釋絕塵而奔莊子之言顏淵所

其後矣階梯也用中行其中也極至極也雖用中而不勉強
也不為其大不有其大也大人若顏子以上是也峻大也補註
聖人指乾九五而言大人指九二下釋勉其大而自然大也
又引莊子中庸論語之言以明之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
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

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潘寧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
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

聖人



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孝者有孝者用此善
孝易者若專指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也受命首出受命而為天子首出廢物也大人造大
入作地起而作聖之功也與易不同易言興起在位
言大人造也
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

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勉其極未敢以方體

之常安吾止也集釋此詩乾之九二常言亦信常行亦謹閑和存誠

之辭如此張子則以為德化文明之大人備天下常德達道則知

仁勇無不全矣五倫無不明矣故德濟文著而外立矣猶當窮神

化措時宜則不陷於非禮義之禮義此顏子高堅前後仰鑽貼忽

正以無方體而不敢安吾常也是以既竭吾才必欲至于卓尔正

中之補註庸言庸行乾九二文言嘆夫子之忽焉

地焉補註前後是未敢以方解之常安吾止也

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

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

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集釋六龍六陽爻也龍者純陽之物故取象

化也順性命各正性命也躬天德性天德也大和陰陽會合坤和

之氣也聖人明乾道之始終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

以行天道此元亨也是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万物又各得其性

命以自全此利亨也聖人行乾道如此正與孟子終始條理兼全

聖智者同補註童氏發微曰此釋乾象傳大明終始以下二節之

一徹乎言躬天德而誠行之謂時乘六龍集解惟君子察理明不為能順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
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

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集釋上治居上而治下也天德即天位有德

補註文言曰飛龍在天治上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惡

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集釋孝問寬仁

道迺有君德之大人也時舍非謂時之大用也化而造進於九五

矣始則未受命為天子而今受之是以位乎天德居上治下日求

九二之大人與之共事而已富貴何補註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以

足言乎張子其能知聖人之心矣補註富貴不足言之故不曰

位乎天德也集解成位以受命言此二句先論理富貴不足

矣蓋大德自當成位也故舍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

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集釋樂則行

而後出夏則違之違去也不當出則確乎其潛也若善世而不改

其功大其德而無所不化是已二有龍德而已見者初九則無之

但知為已不飲補註此釋乾初九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蓋初

九二之及人焉補註九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非若九二善世博

化有以及集解心無偏倚隨感而見是謂求志言惟求其志之合

則化及上下未見如初即為已而獨善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集釋成德為行文

意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其德其行未可見爾補註釋文

自言不疑俾其所行者日可見之於外以俟其時焉補註釋文

可見之行也之意乾九三脩辭立誠非繼日待日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

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集釋九三

也終其義也終其義也集釋九三

言之不實也。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蓋不忘於躍，非為邪也。所以終其義也。故可免咎。如龍陰二而闢鴻淵之陷也。不忘於躍，審之邊進也。四爻辭曰：或躍在淵，故曰不忘於躍。為臣而能審於進而不遽，則其進非貪位，乃終其義也。何咎之有？終猶止也。孟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循天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循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集釋：險阻憂困也。惟其易故有險，惟其

則忽畧或破於阻，不階而升，勉至自然而升。至也。仲尼無體健順之道，則循天然。飛龍在天也。尚何險阻之有？亨者必研義以至焉。補注：乾道至德而易則所行無難。唯其至健而易故知其險不可階。其阻不可勉而至也。子貢所謂仲尼循天易九五集解：飛龍所謂飛龍在天，皆不可階而升，勉而升，勉而升，故曰其致一也。集解：在天以德行言，其德合於天，猶龍之飛於天也。

坤至順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集釋：至柔而動，坤文言也。易柔也。貞乾之守也。剛也行也。無疆此動以剛也。坤厚補注：釋坤集載萬物則物無不載其動必剛而健。此積大勢成也。補注：釋坤集

論其義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集釋：乾美至健不居其體其感通之速有不可御故其道易。補注：係評傳曰：知坤至柔順簡而不煩其所施甚廣故其道簡能。補注：乾以易知

誰故為以簡而能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畏後无。體謂其變化流行无定体也。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集釋：無体者虛也。故為感速東北喪朋失道也。西南得朋得其常也。補注：釋坤卦象蓋坤陰也。西南陰方故為坤之本位而得其常也。辭先迷失道後順得集解：陽先陰後其常分也。坤陰也。先則越其常分非所常之意。集解：能辨也。必迷惑而不知所從故失道失道者行不

中事哉也。居乎後而順所手陽則倡之者陽也。我得其所恃以為安矣。故為得其常而有利。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

匱乎勞終始乎止。集釋：即帝出乎震以下入。匱之困也。匱之困也。

張行正家

初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集釋乾震坎艮陽剛也坤

解雜補注釋說卦乾卦集解說卦傳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兌入

八卦之性情程子曰九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上者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

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

廣顛蹠人之象也集釋繩木紉之曲也而取有者所遇而從為白

臭張子曰入者以臭入於人也陽氣盛衰髮少陽體補注釋說卦

勝者額廣弱有二陽故多風巽變而為震則陽蹠也補注釋說卦

一節所遇而從者木與庚金合而從其色也於人為寡髮廣顛

者蓋其究為蹠卦有人之象也徐氏曰髮賦也陽盛於上為寡髮

二陽在上集解此以下八節解說卦傳所廣八卦之象滋長也巽

為廣顛漸也萌下漸長於上為木巽之象也巽順也以繩

直物順而無碍也巽又入也思之深入為巧工人性之巧具能順

本之大小曲直而成器者也巽以也自則隨所遇之也而皆能從

之由拱把而合抱由合抱而參天木之性長且高也故巽為木又

因而廣其象為長為臭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為入又因

而廣其象為臭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為入又因而廣其

也髮少陽體勝者額闊陰體勝者額狹也為蹠者亦之極為震上

為夫蹠也故曰其究為蹠髮頭以人之象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集釋離火在人身為氣

又得乾之中書故赤色血之勞者勞乎坎也蓋人一日夜之呼

吸通計一萬二千五百息行六十三其得八百六十四故氣血乎周

身少有不至則疾生焉所以勞也水周流補注釋說卦坎為水一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集釋乾震坎艮陽剛也坤

解雜補注釋說卦乾卦集解說卦傳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兌入

八卦之性情程子曰九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上者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

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

廣顛蹠人之象也集釋繩木紉之曲也而取有者所遇而從為白

臭張子曰入者以臭入於人也陽氣盛衰髮少陽體補注釋說卦

勝者額廣弱有二陽故多風巽變而為震則陽蹠也補注釋說卦

一節所遇而從者木與庚金合而從其色也於人為寡髮廣顛

者蓋其究為蹠卦有人之象也徐氏曰髮賦也陽盛於上為寡髮

二陽在上集解此以下八節解說卦傳所廣八卦之象滋長也巽

為廣顛漸也萌下漸長於上為木巽之象也巽順也以繩

直物順而無碍也巽又入也思之深入為巧工人性之巧具能順

本之大小曲直而成器者也巽以也自則隨所遇之也而皆能從

之由拱把而合抱由合抱而參天木之性長且高也故巽為木又

因而廣其象為長為臭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為入又因

而廣其象為臭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為入又因而廣其

也髮少陽體勝者額闊陰體勝者額狹也為蹠者亦之極為震上

為夫蹠也故曰其究為蹠髮頭以人之象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集釋離火在人身為氣

又得乾之中書故赤色血之勞者勞乎坎也蓋人一日夜之呼

吸通計一萬二千五百息行六十三其得八百六十四故氣血乎周

身少有不至則疾生焉所以勞也水周流補注釋說卦坎為水一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集釋乾震坎艮陽剛也坤

解雜補注釋說卦乾卦集解說卦傳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兌入

八卦之性情程子曰九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上者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

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

廣顛蹠人之象也集釋繩木紉之曲也而取有者所遇而從為白

臭張子曰入者以臭入於人也陽氣盛衰髮少陽體補注釋說卦

勝者額廣弱有二陽故多風巽變而為震則陽蹠也補注釋說卦

一節所遇而從者木與庚金合而從其色也於人為寡髮廣顛

者蓋其究為蹠卦有人之象也徐氏曰髮賦也陽盛於上為寡髮

二陽在上集解此以下八節解說卦傳所廣八卦之象滋長也巽

為廣顛漸也萌下漸長於上為木巽之象也巽順也以繩

直物順而無碍也巽又入也思之深入為巧工人性之巧具能順

本之大小曲直而成器者也巽以也自則隨所遇之也而皆能從

之由拱把而合抱由合抱而參天木之性長且高也故巽為木又

因而廣其象為長為臭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為入又因

而廣其象為臭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為入又因而廣其

也髮少陽體勝者額闊陰體勝者額狹也為蹠者亦之極為震上

為夫蹠也故曰其究為蹠髮頭以人之象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集釋離火在人身為氣

又得乾之中書故赤色血之勞者勞乎坎也蓋人一日夜之呼

吸通計一萬二千五百息行六十三其得八百六十四故氣血乎周

身少有不至則疾生焉所以勞也水周流補注釋說卦坎為水一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集釋乾震坎艮陽剛也坤

解雜補注釋說卦乾卦集解說卦傳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兌入

八卦之性情程子曰九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上者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

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

廣顛蹠人之象也集釋繩木紉之曲也而取有者所遇而從為白

臭張子曰入者以臭入於人也陽氣盛衰髮少陽體補注釋說卦

勝者額廣弱有二陽故多風巽變而為震則陽蹠也補注釋說卦

一節所遇而從者木與庚金合而從其色也於人為寡髮廣顛

者蓋其究為蹠卦有人之象也徐氏曰髮賦也陽盛於上為寡髮

二陽在上集解此以下八節解說卦傳所廣八卦之象滋長也巽

為廣顛漸也萌下漸長於上為木巽之象也巽順也以繩

直物順而無碍也巽又入也思之深入為巧工人性之巧具能順

本之大小曲直而成器者也巽以也自則隨所遇之也而皆能從

之由拱把而合抱由合抱而參天木之性長且高也故巽為木又

因而廣其象為長為臭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為入又因

而廣其象為臭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為入又因而廣其

也髮少陽體勝者額闊陰體勝者額狹也為蹠者亦之極為震上

為夫蹠也故曰其究為蹠髮頭以人之象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集釋離火在人身為氣

又得乾之中書故赤色血之勞者勞乎坎也蓋人一日夜之呼

吸通計一萬二千五百息行六十三其得八百六十四故氣血乎周

身少有不至則疾生焉所以勞也水周流補注釋說卦坎為水一

而捷者通補註詳說卦艮為山一節通集解象也二陰開於下為入或少補註或寡雖通而行之者寡集解象也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集釋一陰附於二陽之剛柔附於剛止乃決柔也故曰附決兌為附且充金能折物也物成上柔者必折文以兌正秋而言之物必折其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集釋坤六書為衆中之虛容載補註指下二陽外附指上一陰兌於時為正秋成物之時也故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氷健極而寒甚也集釋健極陽極陰生故寒補註聖者補註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氷在夏為六亦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補註各義程子曰九集釋陰在中者為離之象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集釋之象著則明之義也集釋九二具陽得位而勢則正也如山火

象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之行時中之亨也集釋易曰象亨以亨補註九二以可亨之道啓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故循之行象

曰山下出泉象蓋以泉水之始出必行而有漸故無遽亨之理補註

下運而上分者通華通解鮮草之義也震上陰兩分而補註下易為之根有似于知仰之象木也竹者上虛下實之物

註集釋之義也竹之筠也專作數花蒂下連而上八口為花出者也集解也震居尚東方正春時也春則万物比皆蕃鮮故有出象

也著則明言陽著於上也為光明之象也補註多者盛大之意集解陽上陰下

註釋象卦系 集解 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象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

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集解

此辭豫之六二以其中正自守其介 補註 釋豫卦六二

如守疾歸於正則吉也疾則知幾矣 集解 又詳曰

介乎而不終日貞吉九四陽也居大臣之位而天下由之以豫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陰皆慶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

有功也集解 此辭坎卦上下皆坎為重險但 補註 釋習坎有孚維心

陽陷陰中而有險之象苟處險而心亨不疑 集解 維心亨者必安於

中亨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亨者獲乳之

象有必生之理集解 於上巽風也順以施之於上下兌說也說以承之

乳之形象獲 補註 釋中孚象辭悅而巽

下相得也說心悅誠服也上順理以施於下下心悅誠服以承上上

也故為中孚此解中孚之義獲乳之象孚字義也六書正為曰手

如字也又瓜久于鳥之孚如皆如其期又瓜反覆其外會意因義

借為字 信字矣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集解 萬物之衆必

如鸞鷲等物形萌芽之類雷之動也未嘗差妄則物之發 補註 釋先

生亦未嘗差妄故云物與無妄與之一字指雷而言也 集解 又詳曰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

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裁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

入無疾集解 此辭復卦坤靜也震動也以靜而動則无休息之期故

化即作着過來者續也故入但指其化而裁之就其一陽之來於

衆陰之下而漸之曰復若出而反乎家也其陰氣自五月始之始

生歷剝而坤必及乎陽自始至此七爻始復是七爻之深文也昔陽為陰所消今則復來於下乃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幾明也故曰反復其道陽動于下而坤順行于上已之出入必无疾也但積陰之一下陽復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幾乎成息至此而復可見其端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張子曰幾即天地之心也

補註 釋復之義 復者因是而知惡極必善之端而有所用力焉

集解 反始而夫之者已始故幾其復故曰已下皆復卦之彖辭也

補註 謂往也靜也終也復來也動也始也終則有始以下又申解所以言反復之意言終始循環混之流行而無窮此天地自然之化也人則指其化而裁制之耳靜而深微萬化無形乃其反也動而有幾萬化萌焉乃其復也動靜相因固未有終而不始及而不復者故復其辭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然則聖人之言其有不因天地可妄為之說者哉出即復也入即反也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集解** 易係辭也而不造作造作則 **補註** 益長裕而不設出係辭下傳 **集解** 入性本妄為天豈益乎 **補註** 本義益但充長而不造作 **集解** 善但後於敬耳故計善改過但充長而不必造作復其本也故曰益以實者造作而得之者不誠之益也

井渫而不食 渫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集解** 井渫不食此

井渫不食渫也是非可以而人不食故為入之所惻 **補註** 九二爻且不輕售以俟王明則及物而工與民並受其福也 **補註** 九二爻辭蓋井渫故強食於人而行者皆以為惻然猶以其不見售而食之是作易者嘆賢才之急於進用也 **集解** 渫者潔也

察身真行猶井之渫不停汗也如是而不為人所取如井渫而不食亦當隨時斬上以自安苟使強欲以施而行焉豈惟中此惻然且不能售也亦何利而強施為哉此張子釋非也三之凡以為作易者之嘆也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觀耳聞受於陽也 **集解** 形人之戶也乾闔坤舍而陰坤終舍受於乾 **補註** 釋繫辭闔戶闔陽人之寢息而况見聞寤起無不見聞之矣 **補註** 戶之說蓋處則形閉而氣專乎內故目無觀耳無聞闔戶之象也寤則形開而志交於外故目有觀耳有聞闔戶之象也 **集解** 天氣不氣不上升靜密而不生猶戶之闔也故曰闔戶天地相交發生動達猶戶之開也故曰闔戶當闔戶之時而物之形開目能觀耳能聞者受於陽也蓋形者陰精之所凝形之動而能觀以聞者陽氣之所發也故曰形既生矣神發智矣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

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
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當凶當否
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階有
天過涉滅頂凶元咎復登龜不克遠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
可不察集釋不可獨主於剛柔也夫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故小多險
而大多易其辭各隨所向也如休復吉困于葛藟凶亦作易聖人
之至情乎指之吉凶將以趨可否之時及至通之利順否性命之
理常趨吉避凶係三才之太極也故能從此則豈有陷於凶悔哉
此所言盡利乃以變通言也辭之吉守而俟利辭之凶改而求其
所以利君子觀其變則玩其占如此而其爻有夫之取之愛之惡
之素王乎勸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通易所謂吉凶以情
遷者不可變者其變而通之以盡利者則以事言其陰陽老少爻
變便相通之理如乾初九之變為姤之羸豕躑躅不惟勿用又當
防小人也故以利言者問雖其事有利不利也其吉凶以情遷者
則爻必辭言有吉有凶者便有遷動之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焉
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六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
六利用行師少與九二相合也同人九三伏戎于意惡九五也九五

天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者如姤九六以杞包
瓜上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辭六三負且乘致賊至近取二四也
以三奸頭並取九四也情為相感而利害生者如中孚九二鳴鶴
在陰以感乎五也屯九四求婚講往言以情求乎初九也蒙六三
見金夫不有其躬以為感乎二也斬九三天征不復歸孕不育者為
感乎四也是皆本情素動者待者而成者但其情近而不相得則
凶或害之悔且吝矣以情言者辭之喻人有吉有凶之當遷改也
情不相得如火珠林之課有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無害若克世
應則有害意真易同係詞所命如此存之則見卦辭卦爻之吉凶
乎又有義命各當吉凶否亨者有一定之道故聖人不能使之趨
吉辭凶一正道固守而勝定之不復顧其凶否如否之六二曰大
人否亨言大人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若九五含章有貞自天
本無而後有以回造化之陰勝當否當亨者大過上六曰過涉滅
頂凶无咎是才弱不足以濟雖而足以成其仁於義亦為无咎損
益二員皆有龜不危遠者不能辭也一自佑一自外來其吉必然
者太之廿六曰城復于隍貞吝其命亂也故復否得正不克遠吝
是當凶當吝者皆以辭言爻以變言終又言守之之德以示用易
之道三者之情各異又不可不察也夫大人不亨亨義也有順自
天命也張子能發補注二者之動見矣所請變動以利害言吉凶以
易之言外之意補注情遷者也有義命當當凶當否當亨
者是三情異不可不察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見係辭下
傳大人否亨否六二爻亂有隕自天始九五爻亂過步成頂凶无



各太過上六爻辭龜不克遠損六五
益六二爻辭其命亂也奉上六象辭
集解謂易之辭各指其卦爻
之情也此二句是物嚮向雖不善使能因聖人之所指而變動以
從之順性命臻三極則有利矣故曰變動以利言與易本旨不同
不六二曰大人否亨言安守其否而后道亨也姤九五曰有順自
天言休命自天而降也小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吝言後身成
仁義无咎也損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遠益六二亦云言
其義所當得弗克遠也太上六象辭曰城復于隍其命亂言其命
當亂而不可迷也變動以利言是及惡以從善時凶而趨吉也吉
凶以情遷遷是得則吉失則凶吉是而凶非隨其本然之情而兩言
之也義命當吉當凶凶皆是
者也故曰二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功明吉凶於未刑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集釋

君子於事也吉凶未知因卦之爻與象而知爻象在易卦之內吉
凶在易之外其於事必待爻象之動而後知之不動則取乎卦與
時補註見係辭不傳本義內謂也
也補註卦之中外謂者卦之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又無窮也補註即前篇富有廣大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湯所以然

平神集釋

推湯卦爻陰陽剛柔迭得推湯也明陰之隱而幽陽之
顯而明也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一陰一陽之道見於仁
之問形於動靜之內大易也天地顯之藏之而無心故其富有則
大業也日新則盛德也幾絀之妙藏業之用造化之功顯德之仁
雖無心也而不離乎陰陽亦不倚惟之也故其陽明陰幽二者之
象可見存於卦爻之中及其推湯而或聚或散陰或變陽或變
陰妙不可測者非神而何哉此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
為與大易一道湯曰微顯闡幽蓋以人事之顯者本之於天道又
以天道之幽者而用之於人事天道其聚而一本補註顯即其聚
人事其散而為萬殊化至於顯仁藏用亦不對此補註也隱即其
散也顯隱分而為三故曰高明所以存乎
象聚散只是一物故曰推湯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

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集釋柔變而趨剛退極而進也
剛變而趨柔進極而退也

變剛書而陽矣化柔夜而陰矣流行一卦六爻之間約之察之有
難易也天之至理誰見於爻卦之象卦之象易見於天之理天之
理易補主釋大傳變化進退之象也之意本義柔變而趨於
道也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集解

進退以理言變化以氣言此
與下節皆係條辭以傳之言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

微也集釋介謂辨別之端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集釋是也方過此是也

文易之補註此言讀易之法也有已往若往吉往吝之類

樂器篇第十五此篇論樂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

行止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

之無隱諷諫之巧也集釋相者周召公與召公同心輔相王

師尚父特維鷹揚故訊疾蹈厲也察曰始奏以大復亂以武治亂

以相訊疾以雅此皆道古樂之正相即拊鼓雅亦樂器蓋樂之始

奏必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欲退之時擊金鏡而終故云復孔以

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似之本言發揚蹈厲為太公之志而張

子以雅為太公之志所謂集釋樂記有云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蓋相樂器多即雅也

訊疾以推而太公似之集釋樂記有云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蓋相樂器多即雅也

鼓者所以輔相於樂治其亂而使之理以其節樂有相之道故曰

相謂之周召之治者周召以文致太平從容而舒徐相則節奏衆

樂使之從容齊發而條理不紊有文德之象也雅亦樂器各奏此

樂器所以趣舞者之節奏使之訊疾蹈厲而不失其正有直已行

正之意也故曰雅謂之太公之志者太公威厲揚揚以直正商之

心也雅者以下是中說上意朱子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

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

享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厘陳戒之詞也故或考說和樂以

周公制禮作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

不可考者矣

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大武武

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酌周公沒嗣王以武

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十三歲集釋此以下張子因

若詩之小序然武功成於武王本於文王而文王首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於武王告於宗廟又由於周公故於文王首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於武王告於宗廟又由於周公故於文王首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於武王告於宗廟

有嗣實維爾公允師然舞之成童始也

論詩九二十一章補注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也

武則大武之樂歌也內則曰十有三年舞勺朱子曰酌即勺也即

武未可知是理燧云周樂有象有大武有勺象是武王為文王廟

以作此際象文王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

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特於大武

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禮周公

與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

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集釋此解論語與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各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集釋詩言志志之

至也為風雅頌此有象也為編什此各志為賦此與體也詩之所

至亦孔之所至也其吉之其凶之其軍之其嘉之其大之其

極也一說如閔雖象也象之則為詩之名亦通集釋孔子問於

亦至焉詩之所至也禮亦至焉至者懇至而無疑似不足之謂也象

循言情狀也名言也詩言志之既見得懇至得其理之情狀而無

所疑必可以名言其情狀言之親切而有味矣故志至則詩至禮

又所以行其言者也發於言而為詩者既至則有名矣然若能建

之行事而有休禮者休也禮而得其體則親疎

貴賤各得其所矣有不至焉者乎故曰禮亦至

終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養化育之端也集釋後稷者天地之養民者也民不能以及其力而

之一端也規厥初生民之詩及史記後稷為兒游戲好種麻麥其美

及為成人遂好耕農今稼穡之方足生民之食故神農雖為未起

而後稷則及相集覽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生藥

助之力及也集覽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生藥

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不踐徙置山林滿會林中多人汗之

水止鳥獲翼之以為神遂收之鬼時屹如巨人之志其將盛好種

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民稼穡與於陶唐虞夏

之際為農師封于部野后稷為周之始祖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若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
飾之以文莊姜才其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

自和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

行亦黑必絢以粉素集釋或文居質後質居文後不可常也此

之詩子夏之言故補註釋論語之意蓋孔貴質實求稱過於文者

為莊姜之才美也補註則矯之以質過於質者則矯之以文他人

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是過於質者則矯之以文也莊姜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其才其美故絢之用質素是過於文者則矯之以質

也下文繪事後素之素謂其材上文素以為集釋莊姜材其美披

絢之素謂質實故字雖同而義施各異也集釋左傳衛莊公娶

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注美謂其容貌之美即詩

所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瓊瑋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是也

陸降廷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

欲及時者與若有所見於庭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耶

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脩欲及時邪集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文王在上於

身豈非進脩欲及時邪集釋昭于天一降一降在帝左右朱子

釋之以為一動一靜莫非天理非自有神靈而在之旁者張子之意又惟於學者之身

江池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矯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

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集釋勝從

女也類即勝也湖之家必以勝行而不與之行後補註明已之私

破文王后妃之化而取之也古之交道江池見之補註也勝以類

行而欲絕其私故患難不及而亦無怨矯以類行而不能絕其私

來泉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

推及忠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集釋采采卷耳及酌以金

子之誤酒食奉賓客乃厚君親之事詩意則言懷其君子之勞苦

后妃思其君子而不失其正也但惜其夫子之行役畧無閨門之

私乎與為采芣采蘋采芣一於奉公家承祭祖者同也酌者以為酌



不是討是非詩人之本意必若四補註此章全用詩序之意集覽
杜皇華則勞使臣求客諫者為正補註所以與朱傳不合集覽
王季按通鑑季歷大王季子也初大王生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
季歷娶太任有賢行生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傳之昌王薨太
伯仲雍承父志逃之前荊蠻國人奉季歷
為嗣後武王踐天子位尊之為王季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季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

之以拜非善教浸明能取是於民哉集釋詩言勿拜勿屈折也張子

敬之也不可拜補註此言甘棠三章之意按未傳甘棠杜黎也召

者忍瀆之也補註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

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去而

不忍傷而又瀆之以拜也拜屈也

振振勸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丁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噓

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集釋怨苦吁嘆馬瘠僕

綱直如髮負者紛紜無餘順其髮而直縮之爾集釋綱直如髮如人

不用髮髻為高髻之類而人貴集釋綱直如髮小雅抑人亡之

家之女髮自無不美也張子異語集釋綱直如髮如順也此

木子以為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

作以與惜之綱直如髮言其髮之黃張子以為貧女無飾之詞未

知何據紒即髻縮髮也縱冠織也言貧女紒

從之外更無餘物也皆順其髮而直縮之耳

萋蕭蕭裝華有與焉處兮自謂君接已温厚則下情得伸諗毀不

入而美名可保也集釋既見君子我心則寫此温厚補註萋蕭裝華

名註善善志也處安樂也

商頌顧予亦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集釋商頌烈

言烈祖成湯以受上帝之降福故來格來享補註此章與朱傳小

其祖我承普乃子乃孫奉之以敬祖考者也補註此章與朱傳小

言湯其尚顧我承補註此章與朱傳小

兄弟之見本諸誠

鄂不辭辭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集釋張子以常棣之不

補註釋詩小雅常棣之意辭也光明貌言集釋此燕兄弟之樂歌

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難辨乎九今之人則豈有如此兄弟者乎張子此說以不字實看作此說初疑當作物

來冬之詩會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嘗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集釋 補之也來冬之詩刺所諫者人於諫者舍之勿遽以為然待

補註 詩唐國風而審所刺造言者何所得以偽言哉與張子小異

則求所得其所嘗者必有所試而無遽以為然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其焉

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

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集釋 如虎如組如麻如渥赭此容色善御也君子陽之詩不以其後為

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者異矣招我從於東房而從于舞位則樂

而樂更簡補主釋詩即風簡分之意言賢者為祿而仕為不恭也

分不同補言容色之盛如云赫如渥赭是也善御之強如云執

轡如組是已皆玩世不恭之意也房東房也敖舞位也又引上風

君子陽之詩不以其後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者曉之也

刺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鳥旒有為待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

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集釋 此軍士答周公勞已之詩曰武庚既破其

下之人焉張子以為我之東征破斧斨不足怨也公之公愛天

心太公至正天下信之然者乃哀我也故為之王四國焉

補註 詩

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序小子其新逐

集釋 此詩東人言平日得見周公之難而

補註 代柯詩風之篇

也書金縢篇言成王能加禮

周公 感入 心於 和平

九戩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集釋 九戩之詩言周

公之衣裳德容

則以衣冠為禮命之大

補註 詩風

周公 感入 心於 和平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集釋 赤鳥几几德音

不失其聖也愚嘗仰是而驚曰周公真天下之大聖乎其能守天下

之大義知天下之大權行天下之大公也夫周公王室至親清談

言之復也人處之尊龍肩祿不夫可也碎談解我長夫可也公無

周公 感入 心於 和平

私正無疑繫天下之重清天下之汚天子發我去則去之不欲我

則以衣冠為禮命之大

補註 詩風

則以衣冠為禮命之大

補註 詩風

去則守之謂自天下之大公也而周公方以為小諺之足計大位
不足留天下所當安王業所當固使我歸老於豐錫守先王之故
國依先人之敝廬一身之謀也居家宰之尊任天下之怨一夫之
謀也請之天王整我六師職厥股肱以靖王國一時之謀也俾王
心益疑流言曰其位尚不保師可行乎思之繼日得之待曰惟東
都是時居焉居東都則身負天下之輕重繫家國之安危莫善於
此也上待成王之惑悟下絕般人之覬覦莫善於此也罪人斯得
流言亦正昊天以雷風而彰上公之德四海以震怒而行必討之
師此知天下之大權也是時管蔡以私憾而欲動搖于周公武庚
以不職而欲復於殷室人心不與上帝不悅天子疾之四海忿
之不能得罪於祖宗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名教得罪於上天若無
預於周公也於是受天子之命誅天下之人秉黃鉞率六師以征
之而其衣衣綉裳赤鳥几几則固自有若也由是戮武庚誅管蔡囚
郭叔放霍弟無辜之已私行天下之大義也嗚呼非周公為大
聖能如是乎愚於破斧又知周民為聖人之徒也補注詩曰狼跋其胡載
赤鳥几几狼躑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程子曰周公
之處已也夔也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薄也然無顧慮之意所
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暇也朱子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
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履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
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
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一井九百畝矣一成則九萬畝矣故歲取十千則九萬之田取一萬而已故為九一之法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

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雅釋中后稷本高辛之後上帝不寧詩大

雅生民之篇乃言后稷之本於炎帝之後炎帝之居攝之始為堯舜之道之感乃受命于上帝其乎常人無折災裂害之苦上帝之心豈不寧乎今張子云詩人稱帝爾雅釋中后稷本高辛之後上帝不寧詩大

帝為炎帝之後未詳審補注詩大雅生民之篇孔氏曰鄭氏謂是后稷乃高辛子孫所生而詩云上

帝不寧為文武二王後人所稱也雅釋中后稷本高辛之後上帝不寧詩大

神靈自言其名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感惠而言脩身而天下服建都下亳以本德王天下而其隆基于辛

故號高辛代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友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

正偏喻管蔡失道友喻周公誅蔡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

義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
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段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之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黃希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刪詩也
集釋
主在遠者以王室有近輔之理則管蔡有遠君之心者
當疎遠之也情者序誅管蔡之情也張子之意如此
補注
張子據即常棣一章以後之詩以為常棣本文王燕兄弟之詩
此唐棣一章是周公所加仲尼以為不必常存而去之也
集釋
按史記管叔蔡叔周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初立周公位宰管蔡監殷流言於國遂與武庚作亂周公東征乃誅武庚管叔放蔡叔而外
變弭寧矣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
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集釋
廊風蟻蝻之詩曰蟻蝻在朝其雨朱子曰此也蟻蝻虹也日與雨交條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

與所日所吹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蟻蝻在東而人不敢指少此淫奔之惡人不可道賤升也與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隱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南軒張氏曰蟻蝻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氣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由未張二子之言而視之則蟻蝻之見不問東西皆止雨者也今乃以崇朝其雨解為雨之候非其精矣喻婚姻之得禮亦不然淫隱之氣害陰陽之和正猶女子淫奔之惡害乎
集釋
朝齊于西崇人道之正皆所以喻婚姻之失道也何待禮之有
集釋
朝其雨若蟻
集釋
朝齊于西崇人道之正皆所以喻婚姻之失道也何待禮之有
集釋
朝其雨若蟻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雀者與鶴鳴留聲聞之不滅者與集釋

子知易中季九二爻辭鶴鳴魚潛小雅鶴鳴篇孔子若室中其言善則十里之外應之是張子所言言出之善者若鶴鳴則大臣論君之辭鶴鳴而聲聞于天誠不可掩也魚潛而或躍于藻理無定在也其下有聲而和惡也石可攻玉精而和善也畏言聞之不滅者張子別有所見愚嘗讀是詩而恭誠意窮理之功好善惡之正也其三代之知聖學者亦善於諫誨者乎學者日吟咏而玩味之則周傳孔顏之有主此引易大傳之辭明詩道宛然在心目矣
補注
小雅鶴鳴魚潛之意也

既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執手擊之為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集釋晨風鳥名與其木見君子而補注釋詩秦國風晨風之意也

漸漸之否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更泥其常性也豕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集釋白蹄與豕也豕豕足

夕又深入而不服出水患之多勞苦其矣安暇及他事乎夫登高峻之處踴湧涉之兩無一朝之暇有深入之憂特帥之勞苦其矣上之人謂是補注衆也此因久役又逢大雨其勞苦而言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集釋此詞

也動容貌動也正補注動容貌與議禮皆動也正顏色與制顏色其乎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集釋

苟造德降書君夤倫語言者老成之德下及補注苟當作苟謂苟于民則鳴鳳有聲矣此周公留召公之意

而鳳可致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不然則在郊之鳳亦且翩然而也集釋此以下解書君夤倫去周公留之曰苟造

君天
正必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故次

五事已正然后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

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尋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

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

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

德處六集釋此解洪範九疇之序大中以補注釋書其輕大禹九疇

金土也五事親言視所思也八政食貨祀司司空徒司寇宿師也

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三德正直剛克柔也密爾兩齋蒙辨克

貞悔也庶徵兩暘燠寒風時也福極壽富康寧攸行德考終命凶

短垢疾憂貧惡弱也皇極二字自漢孔安國訓為大中故張子言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亦以皇極為大中也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踈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厥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隼覽隼陶按史唐虞為士師之官制隼親尊尊見大傳親尊尊見中庸此五刑之法兆民順之集解親尊尊引書皆非未旨今且就此解之如祖父母父母親之均者也而祖父母則尊矣故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如伯叔父尊之均者也而有從與則尊矣故禮不以父命廢王親而從三從者為踈矣如均為從伯叔父親尊之皆均者也然伯所疑矣故曰此施於有親者不疑急親賢謂以親之賢者為急蓋卒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合諸之意也明如明揚則顯之明賢顯

用之也俊德謂大德之人也庶明明同上義勸勉也翼敬也亦謂九族之賢者此皆派子之意本孔氏註而論若論其極堯典亦記堯德業之盛當奉其全体大用而言正已而物正則用賢行政之類固自包在其中矣不宜偏指用賢也蔡傳為不可易矣然張子及以大學為非而取集解此言親尊同則先乎踈而尊之親之賢孔氏之註不亦誤乎禮記親尊尊見禮記喪服小記明九族勉敬之人與書不阿禮記及夫傳等亦親尊賢見中庸庸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若親尊俱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釋禮記親上尊上之意若尊賢以下所以釋中庸也蓋親尊之殺可以守常至於尊賢之等必有權而後行也急親賢謂急親之賢者與孟子小異也

義民安分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准牧無義民

治昏則俊民用徵集解立政曰謂面用不訓德則力之入茲乃三宅無義民也

書之本旨謂天子用人當審其實行若徒謀之而貌用以為大順於德而遂宅任之則其宅之人皆無義民矣義民猶言賢者也張子斷章取義以義民為安分之良民而已非有大才大德也官能無義民矣牧即常伯也俊民用徵出洪範政治昏昧不釋立明則無所明則無所賴於賢者必不能舉用之故俊民用徵集解政

篇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洪範曰後民皆書辭也義民後民皆賢者
立政以謀人之國而為順於德則三宅之官無賢者洪範以外各徵
之應而寒暑失宜補註釋書立政三宅無義民
則賢者不用也補註及洪範後民用微之意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集釋五言詩歌之集解五言出益稷謂

歌詠五德之言也舜命禹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勿忽以出
納五言蔡傳謂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今言五德立指仁義禮智
信欬未
知何據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
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

以瀆神也補註釋書大禹謨
之意習重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補註衍忒二字出洪範

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愚謂卜筮之法先王所用今學者皆置
而不講故術家得以肆為妄說以欺人若龜之法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之
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

皆千有二百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
四曰弓兆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占人掌占龜君占大夫占色
占墨卜人占圻鄭氏曰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晉也
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所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
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九卜象吉色善
墨大所明則逢吉其大畧亦可得而聞之矣至於筮法出於周易
孔子大傳詳於性理朱子啓蒙本尚書京卦畫明善策三齊無可
疑者但考爻占猶有可議焉意以為九卦六爻皆不變則占休卦
柔辭一爻變則以本卦爻辭占二爻三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
卦占之其柔辭與六爻皆變者同此法明見於經蓋用九則不用
七可知用六則不用八可知除卦占之具柔辭如訟晉登臨
賁之類是也觀國語自屯海豫皆入左傳及之附亦可見矣

王禘篇第十六此篇論禮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禘
為夏宗廟歲一享則一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兩諸
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
作記者不知文之實意過矣集釋禮周禮也不王不禘喪小記及人

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禮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始祖即太祖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問祀
以其循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享以其此常祭為特故謂之大祭
九廟皆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祭之時獨於始祖
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
不主不禘此周之禮諸侯不得禘明矣夫祀先之禮自欲而祖自
祖而始祖禮已備矣而禘又推始祖之所自出報本遠祖之意
深豈私意常情之可及哉根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
之愛者謂之孝真一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偽者謂之敬交於神
明愈遠而心愈篤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行哉故帝嚳為自出之
帝而后稷配之周之得也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周之
失也不主不禘又見於此諸侯歲闕一祭者王制曰南方諸侯春
祭畢則夏乘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
四方皆然以王事重也祠禴嘗烝周四時之祭也春曰祠食也夏
曰禴新菜可禴也秋曰嘗七新穀也冬曰烝進品物也王制易之
以禴禘嘗烝約與禴同以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去夏之禘易以
春嘗更自春祠故四享也重之以禘合之以禘又二享也但於禘
則諸侯大夫士祭之及於高祖者必皆問於君君賜之乃得行焉
天祿者合也合祭祖考也時祭之禘則群廟之主也升而合食於
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若夏
商周諸侯特一禘而已其約則不禘禘則不禴禘之室意者也約

又為植特者祭各于其廟以春物未成布而禘註張子釋禮不
傳故必待祭之已假其名者假夏禘之名也禘註不禘為歲闕
祭者蓋禘列四祭夏商之禮也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而禘
二祭不與四祭之內故為六享諸侯有禘不禘又歲闕一祭即四
夏也蓋夏商諸侯夏當禘而不禘而特一禘此所以有禘不禘也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又作記者參舉以二氣對互而

言爾集釋禘祭夏行於夏而周行於春嘗祭夏禘註祭統曰禘陽

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夏重於禘嘗石林葉氏曰
禘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也於春夏為用也嘗烝
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也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
則止於禘嘗而不及於禘烝者蓋陽盛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
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禘烝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

享嘗不著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二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

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

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

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特約禘禘禘禘
燾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禘以物薄而諸侯約禘如天禘
一牲一禘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
著見於此矣下又云魯禘禘則嘗燾且禘無疑矣周制亦當闕
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禘禘則不嘗

黃瑞節曰禘禘之說不一禮記方輿一家皆非是往七因王制所
說四時祭明有所謂禘遂罔以大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
祀之數此五言最明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
天子大祭也祭始祖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只祭
此二位其禮極嚴祫有二有時禘有大禘時禘者祭始祖與親廟
而不及祧廟也大禘者三年而禘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于始
祖之廟也毀廟即祧廟也方之分禘毀為二非也王制所謂禘禘
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禘約者
春祭時物不備故每時祭不迁主於祖廟也禘禘禘嘗禘燾者
夏秋冬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群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
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約指秋之嘗禘冬之燾禘皆與天子同
惟夏之禘則或一牲焉或一禘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

此釋王制說也。集釋追享者禘也朝享來朝而享獻方物也嘗
指音特約禘通。享配言秋嘗而冬享也祠禘丞嘗行祐五也

并禘禘則六也歲闕一名來朝之時也諸侯一牲一禘者言百餘
之禘今歲禘則來歲禘故之明年又禘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禘
也補注按禮記祭法享嘗乃上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造享

冬有禘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為追享朝享無常祀間祀而言也諸
侯歲闕一祭者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夏祭西方諸侯

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秋祭北方東方亦然禘約約禘非有異也
真文而已禘嘗禘燾禘嘗禘燾禘亦然禘一牲一禘張子本意謂

諸侯於夏當禘乃不禘
而特一禘也餘見本注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禘以父為親之極

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禘故也言故以發言不以祭

集釋庶子不祭祭祖亦不祭祭其家庶子不為已之長子斬喪

以已不祭繼祖與祭而祭之故亦不祭如宗子之斬其長也此以

適子水也庶子支也支不祭不斬所以重宗子也但前言不祭祖

者為適上立兩祭祖及祭令兄弟適庶俱為適士適者得時祭

之庶者止立祭由不敢立祖而祭明其宗子在適也後言不祭

許者以庶子非適上或未補主見禮記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繼祖
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祫也補言小宗服之也不祭祫繼祫小宗祭
之也陳氏曰庶子不得為長子斬衰三年者以已
非繼祖之宗又非祭祫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
以已不祭禭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

世數當祫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
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祫之也凡所

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卜祭殤吾曾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
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祫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

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
黃帝前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
長子斬不繼祖與祫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皆無後者

祖祫食庶子不祭祫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
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祫食而無後者無所

之也其其性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
者惟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祫祭

之曾子問篇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云言祭於
宗子之家者有其居之道焉凡祖祫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大

宗小宗統集釋殤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
見家禮集釋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已見父

之庶子不得立父而故不得祭其殤子也若已見祖之庶孫不
得立祖而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世數親服五世之數

成人無後者有非殤而成入者祫祖以祭蓋以祖而後在宗子之家此
殤與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而後在宗子之家此

無後死者行也也祭祖庶之殤者以已為祖之庶孫而或庶子所
生之殤則已亦為祖矣無所附食故自祭之焉然所當祭而用特
祫之殤則惟在宗子之適也祭法曰天子不祭殤五適子適孫西
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則三大夫則二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
凡殤與無後者凡殤非宗子之殤無後則庶子之庶子孫昆弟諸
父是也愚嘗論殤之祭而沐告儒之言禮祭殤必祫蓋未成人
也不祫於陰宗子之殤而無後者祫於陽凡殤與無後者蓋宗子
尊矣則以待性即於西南與之幽陰者反諸陰味神之道也凡殤
甲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向西北關也尊者又設于東
房宗子非不敬而尊之不得為成人從祖祫祭而已於宗則明
親疎于由則明尊卑也○禮有長殤適子也中殤下殤八歲至十
一歲中下殤士庶人之中下殤葬于園棺斂于宮中心程子曰無

服之場不祭下場之祭終父母之身中場之祭終兄弟之身長場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今道之不明不惟宗子之少立而無法之不聞也惟塋之墓後則幾乎禮其餘安有不奉肺春不斯厭不粗不告成無尸無玄酒者乎斯音祈厭是厭厭○鄭氏曰已不得祭者其性體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場則自祭之九所祭者惟商子耳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坤祭之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九祖庶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大宗小宗說見家禮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一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不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二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不當祫而特祫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祖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

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廟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季者改昭為昭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

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士孫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

鄭註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近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群穆於文

群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一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適遷昭常為昭穆常

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魯祖于昭之二此新死者知當為昭則附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近其祖於昭之

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近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後則附于穆之近廟而適其其上也此九段兩遷主改塗易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

一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

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

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窾為昭鞠為穆以下十

二世至大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

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序武王為昭考

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魏仲魏叔季之穆也又曰

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歸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

易維文王在右武王在左爓於鉤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

其尊初不以左

右為尊卑也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覽太伯虞仲按史記太伯仲雍古公之二子王季之兄也魏仲魏叔魏仲魏叔按史記魏仲魏叔王季之二子文王之弟也魏仲魏叔

祖廟議曰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此廟二世之君居之穆

之右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門堂室寢而諸宇四周焉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新

主伯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魏蓋則遷其主於

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祧

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

此者皆列于北隤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隤下而

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此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

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禘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

而六世為穆平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家禮之說有明又

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則南廟矣昭者祧也穆者

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則南廟矣昭者祧也穆者祧也昭者祧也

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祧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

-11 311 51 875" data-label="Text">

序若武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

管刑之類雖既遠猶不易也曰廟之始立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

昭而五世穆固嘗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

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可乎曰不然也宗

廟之制世以左右為昭穆而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

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

不見穆也而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

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具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

禘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揚其禮未有致焉意或如此

則高之上無昭而持設位於祖之西禘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魯

之東也與曰然則收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易舊改塗以為將

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

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攷獨周

制猶有可言然則漢儒之記又已有所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

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而親朝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

而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敞之說也雖其數之



祀配也。禮記注云：由門謂之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坊也。言不知神於被祭之乎，於此祭之乎，此交神明之道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

至也。理之盡也。集釋：天莫報之祭百補註：社土神，稷穀神，五祀，土、木、水、火、金之神也。禮記：夏祀竈，冬祀門，春祀土，秋祀門。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註：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補註：按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而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因字為諡，因以為族。則諡正當作謚。朱子作氏非也。又按儀禮喪服本謂太宗子統領百世而不迂之，又上祭大祖而不易是尊統遠，小宗子唯統五服之內是尊統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張子引之，蓋天子統諸侯，故因生以為賜姓，即喪服尊者尊統上之義。諸侯統大夫，故以字為諡。蓋因以為族，即喪服卑者尊統下之義。若以謚為氏，則上文請謚與族一句不相應矣。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於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駘馬氏是後來次第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為諡，切恐謚本氏。

字傳：駘之訛先，駘承訛，駘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為納，武王後駘胡公滿為為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州氏，本子國之後，駘氏本子駘之後，即以字為氏，因為為族。杜補曰：此承上章而言。天子因生，預點諸侯以字為句，亦是強解。補言以賜姓，但以賜諸侯，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王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歲朔之處，告祖而行。

集釋：聽之歲朔，補註：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預其正朔，以類羊告朔，祭於太廟而行事也。因而聽其用朔之政，則服皮弁焉。可。

受命祖廟作龜，爾宮受存之。宜。集釋：此卜郊或卜郊牛之事，作龜用也。告於祖廟而行事，此尊祖之義。用龜以下而卜爾。補註：後作龜先祖而後爾，次序之宜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

之士為貴，臣士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



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授即位疑義與庶子同父母之喪適子手

庶子至中門外則去補註按儀禮喪服謂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
之衆人視君喪亦然君布帶繩履傳曰公卿大夫室老上賈
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扶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
服矣張子釋之以為衆臣不以扶即位疑義與禮記喪服小記庶
子不以扶即位同蓋衆臣之與貴臣
猶庶子之於嫡子近臣即貴臣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

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

之官師而已中庸曰適士一官補註此以周禮春官九命之事

義蓋適士三命之官官補註適士官帥見祭法周禮九儀之命一

師一命再命者而已補註命受我謂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

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受以所任之我拜命受服謂王之中士與

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拜命而受以所任之服三命受位謂

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而受之以所任使之臨民此朱

申周翰之說諸侯薦於天子之士謂天子之上士也王朝爵命天

子之命卿也命卿而亦謂之適士者諸

侯之命卿固與天子之上士同其爵也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

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以其長者也然則達官

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黃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補註小事則專達見周禮天官小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補註率之我達官之長見禮記檀

弓而張了引之以達官為補註周禮六官之屬各六十謂自官正

官師達官之長為適士也補註州長辭人同勳卿士以下皆曰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長六官之長如大家宰小宰之類以至

隨其官之大小又各有其長如宮正宮人之長載師掌任士官之

長九居於上者皆是際玩大事從長之文則專達當以為得專行

之而不必稟命於其長也故王氏曰官有尊卑則所治之詳畧大

事則畧而尊者治之小事則詳而卑者所治也是故事之大者不

聽其長則卑者從而敗事事之小者不專決則尊者煩而無功先

王之取羣臣亦各有道也故上下足以相臨尊卑足以相濟今謂

得自達於君似非文意禮所謂達官各有所指不必牽合見檀弓

曰公侯之喪諸達官之長扶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陳氏

繼曰九官皆有長式此以長言則不及二也禮所謂達官者張子

之說蓋是矣但不可移

之解小事專達之文

賜官使臣其屬也

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

補註按周禮九

命賜官是使得以臣其屬也

集解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謂王之卿六命則

得沙君道

自居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補註

按禮記昏義謂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

女師教之于公

集解祖廟未毀謂五廟之禮與公同祖者其祖廟

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公雖不服族人之喪然其祖廟猶存

則其親於公同為有服之屬也故曰有服族人非諸侯猶服族人

之喪也中廟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絕矣尊其尊義也祖廟未

毀教於公宮親其親仁也不以私恩掩公義亦不以公義廢私恩

聖人大中之道固如此乎

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讓讓而已

補註此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

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集釋必中於鵠

張布為侯檠革為鵠

集解侯即今所謂縣箭前以貫革又檠皮於

註亦釋論語之意也

最疾者取其維中中之為能也不貫革而墜於地

則是已中其革特不貫不故曰中鵠為可知矣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

生者以異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集釋知其可死不知其可生

小之人畏勢物壓水溺七正命而死其可傷哀然特

致哀于死者而不必弔夫生者異別之也淑善也

補註不知生

傷而不弔出曲禮畏壓溺出檀弓方氏註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

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石墻之下其有壓而死者乎孝子舟而

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

集解懼弓曰死而不弔者三

命不淑出詩王風中谷有推淑善也

集解畏壓溺畏威古通用刑

也不盡道而死於挫者或謂鬪狼忘命曰畏亦以畏為威

之為備方低以戰陣無勇為有畏而死陳氏又以自經瀟瀟為說

皆迂回不切... 禮之意... 集釋... 禮服... 雜服得恩過乎矣

博依善依求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集釋

正業退息必有居... 雜服得恩過乎矣

則在乎為之不厭... 雜服得恩過乎矣

理而物理至博也... 雜服得恩過乎矣

廣求物理之所依附... 雜服得恩過乎矣

不能安者矣雜服... 雜服得恩過乎矣

其制而於禮之又... 雜服得恩過乎矣

殊等降殺若理會... 雜服得恩過乎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集釋春秋一書... 存德賤以匹夫而行賞罰則罪我者亦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補註

○乾稱篇第十七此篇論佛法之虛寂不

補註西銘為此篇首章... 合而觀之

九可狀皆有也九有皆象也九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

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補註

之得言者皆是形而下者也神與性形而上者也蓋天地間無一

物而非大虛之氣所生則亦無一物而非大虛之神為性此鬼神

所以休物而不可遺也沈毅齋曰天地附於氣則由地以上皆天

氣也蒼蒼者極遠之色然人極育於天地之中其呼吸假天氣

以為消息循魚之在水而不知也吾之集解狀形容之也氣之性
氣即天之氣爾寧有不相為流通者乎集解狀形容之也氣之性
以鬼神之理言即神性也天性指禮之性言亦即神性也天命即
性之流行而言物不遺者指此理之發於氣化而為象者言用
也聖之性本微而實不離乎氣則是理乃氣所固有也
之所在即禮之所在也故有命流行不已而物無遺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
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直得也舍氣有意否集解凡可言狀
之必有者如天地是也者皆具形象乾坤是也九形象皆陰陽
二氣之流行其間也然氣之理本虛靜而神靈則神靈與性氣之
所固有者也非二途也二物也此鬼神所以為物之性而物不能
遺乎是姑以氣之必有以明理之必有也故舍氣則無象之可求
舍象又無意之可盡二者又何嘗有止息乎故入至誠則性盡於
已而能窮究神之所以然不息而知化之所以然此皆聖人之事
也蓋聖人至誠自然之天性如此無妄也至於悠久不息自然之
天道如此流行也若春而夏秋而冬七復為春其於穆不已又何
不又之有若卒而未至補註此以中庸性命之意集解人之至誠即
知化則非真有得者焉補註理明易神化之意集解天之性也其
祭而通變而流行不息者即天之命也故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
可窮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言鬼神此合一也序未至於知化之

推行有碍內之疑故其發之滯也豈為真得乎
言人必以窮神知化為極不可不求至之也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
焉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矣果暢
真理乎集解曰太極在中本無也虛也故曰無極然無而有虛而實故

是形有是形則具是理若氣自為氣理自為理非能窮極其性之
所以然也故飲食所以濟飢渴男女所以行夫婦亦皆天性也是
必有而豈可成哉飲食對男女對則有與無對虛與實對亦
皆性之必具者矣莊老以虛無為言釋氏以空滅為教豈暢通真
理者乎此姑以飲 補註曰有曰實以物言形而下者也曰無曰虛
食男女論之也 補註以性言形而上者也故分而言之則有與
無對合而言之則有無皆性也莊老浮屠皆舍物而言性非達實
理者也愚謂氣感之中有性無形聲之檢及發乎情見乎色方言
性之理如太虛之中有神無形迹可求及四時行百 集解有而實
物生方見神之理也知此者同與言性可與言神矣 集解者性之
用無而虛者性之性也而用之禮以具言用而性之理實行性
該体用合內外固非二物也飲食男女各有當然之理實性所有
者故曰皆性非飲食男女即可謂之道也飲食男女氣也其理性
也是豈無對言有其性必有其用對之也為說者滅飲食男女之說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一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
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最然起見則幾

矣集釋天之所性不外乎乾坤陰陽所感者又豈外之但其內外之
其包載萬物於內而極其廣大如此天之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聰無不聞明無不見與人與物若是一之遠也人能及性以知天之
道不為小近者而動其心廣其視補注無內以之合言其無心也

聽則幾於天道聖可孝而至矣補注無耳目之引取言其無形也
也人能及性知天不為已之集解所感者氣也固不列於乾坤陰

最然者起見則幾乎天矣集解所感者氣也固不列於乾坤陰
本無內外也何合之有本無耳目也何引求之有其與人物之最

然蔽於耳目徇外而遺內者異矣然其天獨異於人哉人得是理
以為性本與天同也但人蔽於外而自失之耳人苟能及性知天

不為最然起見則是能合內外耳自而一之矣此天之所以與我
者可以全之而無所喪矣故曰幾之近於天也

有無一內外合同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

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必屬物

本一故一能合且以其能合具故謂之感若非有具則無谷天性

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

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集釋動而則靜有而若無此性與心

而應物內而守中亦一性與心也人心之所從來自古及今無不

能一無不能合者聖凡同也在聖人則全休大用自無不感故不

專以聞見為心亦不以聞見為用德無不有化無不至非止於聞

見之知而已而其所感於物亦自然無所不感者以其虛明

於中隨物而應上即合於已內物外者矣即所謂感和者夫如是

者蓋万物皆歸一休一則合之不同而內外一也能合不同故謂

之感若非不同又何求公焉且天性不過乾坤陰陽之理也因有

是聖則氣之感生焉又以其能一万物故能合之也是以天地生

万物所謂性即天道者此也非有無為補注無在內心之體也有在

一內外交合又何言天道哉補注無在內心之用也若聖人無

所不感者虛也即心之性無之在內者也感即合也感也即心之

用有之在外者也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此

天道也天地生万物所受雖不同皆無傾集解言人心之所自來

更之不感此物性也故謂性即天道也集解言人心之所自來

為一物者但人蔽於聞見之心而失之耳若聖人則不感專以聞

通而謂之

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其所無所不感之應曲當者本
 其心之虛也有死內外其有二乎執性者心之體也即是不專以
 聞見為心不專以聞見為用者天性自發也無所不感者心之用
 也即是不專以聞見為用不專以聞見為用者由天性所發而見
 也感即合也以下申解上文之意天性以下又足即尺以明入
 天性不外於乾坤陰陽雖有二端所以推行其一而一即所以合
 其二者其理之不離於氣也如此天地生萬物以此理付之於物
 其所受以成其形者雖大小不同而其理亦不離於氣也故言如天
 地之有兩端所謂性即天道也此又解上文性字蓋性理也天
 道於氣於所謂性即天道也此又解上文性字蓋性理也天
 以氣化言理之發也言上文所謂性即天道之流行所
 以合其真者物有二也此節只是明理不外於氣之意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其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
 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集釋本
 曰寂然者通之休感通者寂之用此性感之謂感動為情而性之
 神也主本為性而感之休也性天感人也而伸上而能一也
 體猶物之補註乃物動靜相為終始其妙乃物故謂之神通
 集釋其發見處言而通書曰感而遂通神也之神字同休就字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

不窮則往且來集釋至虛者若釋氏空寂是也雖有見實處一得之

一靜互為其根乃無窮者焉故實而不固者雖守一而易消散非

一本而万殊也非動而不窮則往者來上者往常往來續天地

之化其補註至虛之實止而不固即首篇太虛之客形至靜之動

有窮乎補註動而不窮即首篇至靜之實感一宇當依集

集解理本虛無形也而所以為形之理實無不具故曰至虛之實

其形也理無方故一而能散動根於靜故曰至靜之動則其靜也

有以畜其力養其動矣故動而不窮不窮

則性且來四時是也實以休言動以用言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與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

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集釋性者吾心之理也理則通達無間自太極之有而極于無遇
 父子之親在物有虎狼之父子在人君曰之義在物有蜂蟻之
 君臣以氣言之則人不可為物上不可為人一物而已命者上天
 之命令天賦於人猶命令然與性同出一原者人之所遇則有適



然之異焉。聖人而有商均之不肖，乃由匹夫而為天子。孔子亦聖人也，而有孔鯉之過庭，乃有聖德而無天位，豈非所謂之時然乎？人之言氣，理及性，用自倍之功，猶有不至者，未可以為性之知也。但可謂之言氣，而有不充耳。至于德行同而報應之不同，雖言天命之本然，但可言時之適然也。此言性命之道，於補注性理之理無上，即大虛蓋欲人之修已，而且俟其時耳。補注性理之理，命即氣化之理，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故百世其功，猶難語性，可以言氣也。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故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過也。詳見前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子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指游魂為妄，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孝當思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自其說熾傳中國，儒有果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論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

精

習者愚男女，滅獲人人，著信使英才，聞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言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真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戾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其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設淫和道之詞，翫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俱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隳釋受生循環今生之類，無此理也。居塵世為虛，歸涅槃為實，是真妄人也。天人一物，天與人相表裏，天生物，人參天地，不可舍人而取天，舍天而取人，也。以其道而謂之，人故矣。游魂為變易之辭，言物之式，亦取而鬼之歸也。浮屠乃謂之輪迴，可乎？知天德自然之誠，明人倫行仁義也。知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察天知命安土，敦仁聖人，能是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也。得道不究，釋氏以誦經坐禪為可長生不死，而免輪迴之苦也。論胥隔於佛氏，以誦經帝入中國，至於梁武唐憲，則其俗熾盛，達之天下矣。佛氏之定信，甚

矣縱有英才間氣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法於俗儒崇尚
之言昏上真上其聖入於不正之域過謂吾聖人大道可不察而
至而不知之也是以未識聖人之清其心已謂不必求踐聖人之
有道君子其意已謂不必事其文孝之言此人倫度物所以不明
察治德所以常反亂在異詭誕妖魘地獄之言洋洋益人耳上之
治者無禮法以防禁其為下之為上者無正孝以措考其好其談
淫和道之辭會合而只起皆出於佛氏之門若劉宗元後漢之徒
者尚敬之况凡民乎相率為無人倫夷狄之愚宗元後漢之徒
精一自信之君子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與之較
非論得失其嗚呼聖道之不明也甚矣真儒之不以也又矣是以
佛氏之害若足之甚此人主之責吾儒之罪天地之不幸也乎孟
軻氏出而闢之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矣欲治佛氏
先明吾道吾道明人人皆明吾道行人人皆化然後佛氏之教十
去七八而吾儒之道伸於千萬也韓文公愈則曰人其人火其書
人主吾儒之責如此孝者當曰誦其言於一通庶幾崇正孝而明
吾道補其浮屠佛氏也其推明鬼之一字言人之死也神識不散
也夫補其復寓形而受生如環之流轉遂厭苦人世之死生轉流
欲求道得免是不知鬼神之神也人生日月無非天理之當然佛
氏指浮生幻化是知人之理也天人同一理人乃稟人事以求
天性是不知天之理也孔子所言天者佛氏以為此即是道論於

空寂感者指吾儒游魂為變之言同佛氏論幽之語始末之思也
大孝之道在明上德故當先知天德以見浮屠非悟道者也戒饒
力獲婢妾也熊氏曰未識聖人心未會知得聖人之精蘊未見君
子志未會見得君子之志向葉氏曰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
目習熟固已陷溺於其端乃謂不假脩為立也成佛不立文字妙
化別傳不脩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孝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
詭服異行非通聖人之孝何以捨其弊釋解有敬謂人也天人一
邪說異教非通聖人之孝何以捨其弊釋解有敬謂人也天人一
不欲為人而求上天故曰輒生取舍孔子孟之所謂天即彼所謂道
虛無形非有定体在上可以非而騰之者也而乃求曰白日外天
何其味乎惑字疑無心端者所謂游氣為變謂此氣之散也指為
輪迴則終矣故曰未之思也天德有德且生生死天人合一無二者
故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之道而不獲於和安咸獲即奴婢也
間氣謂間有之氣難得之資才也建安葉氏夫曰精神聚則為神
散則為鬼散則漸滅就及而已釋氏謂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
不知鬼之理也人生不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為浮生幻
化可謂知人乎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
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晝夜通陰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
迴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



儒者
因明
致誠
天人
合一

幻妄有為為疵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
乃誠而思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至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
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
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一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
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濫推行則設教曲
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
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
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
且不見又焉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際際也交會之門也流結內外府也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又曰諸幻為真雖真亦妄此幻妄之說也荀子云季曾未如疵贅則具然欲為人師莊子以黃帝堯舜為疵贅此皆言皮上之結肉譬也

用者也陰濁彌陀經曰陰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此五濁也
謂誠天之德也且言語所及及以人生為幻妄而死為真扁以有
為者為疵贅而無為者為功川以世界為陰濁而空寂者為清淨
故昔歌父母夫妻子女之屬而不有遣居空田私卿士之類而不
存就使得之誰為誠實乃不能格物致知而求明道者也儒者則
因明致誠先明乎善而後能夫其善者由教而入人道也因誠致
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所性而有天道也天道人道合而言
之一道也故致孝而可以成聖人之道成則天道又未始遺棄在
人之事即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旁行應變守正之仁而不流
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而不過者也安有所謂幻妄陰濁哉釋氏語
虛空無為之稱非以乎足然究其始言之本原要其反歸之歧路
蓋與吾儒二本而殊途所上所以行均為過差也夫天地聖賢之道
一而已矣若吾儒之是則釋氏之非不可同日而語者况其所言
流蕩逃遁則失守其至公窮因誇大則或過乎中道推行其事端
居隅則或詖而不平致極其偏傾倚私小則多邪而不正求其
經義一卷之中此等之弊無不有之既不公乎中正則皆偽耳豈
識所謂誠實者耶天下之道大抵能知天地之晝夜陰陽其動靜
不失健順之德則吾受之性天賦之命能一之矣知之則入道之
極造化之迹者豈不皆知之乎釋氏直詔太虛皆從事於空寂陰
陽晝夜亦不少係於心則是未嘗見易豈不免陰陽晝夜之累乎
具是理者而且不見又豈可更語真實無妄之道哉盡舍實理而

談鬼神乃其幻妄也故大日勿之實理便順之常道
彼誰徒能語其名而豈能心解其理况力行乎
以空為宗以未有一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
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然便得其真乃誠而聰明者
也考即者字之誤一卷謂釋書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
其心而不知太虛即氣欲舍晝夜陰陽而言太虛則是不好見易
又烏能更語真際真際乃知道者所謂誠即太虛之性晝夜陰陽之理也
師注流贅贅結肉也釋名疣干
求切瘤也贅之端切黑志也

易謂晝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
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奉路之問而不隱也
補註此以易大傳之言釋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
而無累也以其兼躰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
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
易其實一物指事與名爾集解其躰周流不息而不偏滯於一方乃
可謂之無方所無躰皆偏滯於晝夜

陰陽特物而已知道則兼其躰而不累於偏滯也惟其道兼躰乎
是故云一陰一陽陰消則陽長躰無窮也又云陰陽不可則度又
云一闔一闢闔者靜之極闢者動之始不拘於動靜也又云通乎
晝夜謂之通則不偏於晝夜也論其推行於外則總名之曰道論
其不可測度則謂之神易者變化無窮論其生生則謂之易實則
同一理而已特指其事則有異名此
補註晝夜陰陽即物也與首
乃其躰不偏滯所以無方無躰也
補註晝夜陰陽即物也與首
而不累之
意互相發

天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
諸谷以此集解老氏况諸谷謂谷神不死是也虛其應者善惡之報
可為陽、亦不可為陰偏滯於一物也兼躰無不包也無累無偏
帶也、法而又一陽一闔而又一闔則剛柔之道得生欽之功深
詳作不悉降之百秩天何心哉我者培之傾者覆
補註以驚也谷
之日然而然也故曰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
補註谷神也管
子曰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焉謂太虛氣之本
然虛空之中有神故陰陽變化推其所命若戕然而然忽然而風
慘然而雷雨交至是孰使之然哉皆神之所為也曰是而知神者
即氣之性化者即神之命知命則知性知性知化則知神矣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
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實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
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知其殊也形聚為物
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
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集釋一段論太虛最好甚然與一神
命也反原者以冬為終反之其必有春也人由虛中而生至死氣
散亦歸於虛消變盡矣稟天地之氣人又生焉非如釋氏輪迴之
說死而此氣復生為人而腐草化為螢黃雀化為蛤不過變中一事而
已由太虛有天之各氣則虛也天則聖陰而又陽也而又伸感動
于此者其有窮乎此生物之始及其散而無幾神應之亦無數此
成物之之終也故雖而無窮其實實然理之真一常清明矣雖應
而無幾亦不過一神之所為而無有二道矣然陰陽二氣散行於
天地人物之間將有萬殊人豈能知其理之一本苟理之混合為
一使萬殊之出者俱為一道豈復又見其有異哉此理之實一而
無二也然面是氣而生形聚之則為萬物形潰散則反歸其本原
如此之聚必有如此之散易所謂精氣為物將竟變之說而猶字
如父之將漸漸而去變者魂游魄散漸成消變也故一變字對

靜存亡為文聚而又散存而又亡如此也非如腐草螢雀之變化
者焉為論太虛之氣數無不有神之理也前身為人後身為畜則
身為畜後身為人此佛氏之言何嘗有是理哉天生人物如乳
相與變乳變出而聞將已軀者集解神即太虛也散見成物也非
花子又軀之也人之生死如此一本乃殊萬殊一本之理反原者
也無幾橫言死物不有也此言一本乃殊萬殊一本之理反原者
謂其氣復還於天地也腐草化為螢雀化為蛤故曰黃雀之化程
子曰萬物之散其氣遂及無復還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歟生
不勞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為造化况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
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生氣至如海水
潮因陽盛而潤及陰盛而生亦不足將已潤之水未生水自然能
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或問人死其氣雖散只返本還原去朱子
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性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
說得散變之謂註太虛者即氣之本體所謂虛得一尺地遂有一
散也是無了謂註太虛者即氣之本體所謂虛得一尺地遂有一
極之理是也氣不能不散而為萬物或形聚為物乃物不能不散
而為太虛故形清反原蓋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故死則
依舊是太虛之氣如水之釋而復為冰者相以此正形容天地乃
物為一體之意而先儒數辨其非亦
求道之過也黃雀之化見禮記月令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有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

施之妄學之不勤欲有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集釋益曰有手中行入曰有孝惠心則益物者必誠如天生物進

誠不設謂不善改過以求長善且益人皆為難矣文言迺言易長裕而

不妄益物不誠也李之說曰息曰有滋息也補注

不勤自益不誠也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德

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集釋不固之固以補

葉氏曰說見論語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為本苟輕浮則無受

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孝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

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似或吝於

改過則無所施且其善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

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變迷其四體

謂言然有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

戲失於思者有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儆

且遂非不知孰其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

氣非明燭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變倫而言多察小出入時有之

明所照者如目所親誠徵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

厚謹嚴絕謹嚴便有直切意象無寬舒之意○朱子曰此章即東

銘正如今法古所謂固失兩字因作圖子與西銘對看○伊川云

非明燭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一向苦思未將向前去却

次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出○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

致物我因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

本未精細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

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

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誅也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

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蓋五峯胡氏所撰云

集解此張

銘鑒言已以教人者人之戲言出于心思之所欲戲也人之戲動作於
謀慮之所欲戲也是發乎心也成言動也謂非出於己之心此
出於中乎但不明其理而若是之妄言動也謂非出於己之心此
不明也欲人不已疑不能也若曰非實欲如此亦欺人耳至於過
言則非已之加言過動則非已之正動或失發於聲氣或謬迷其
四體而致其然亦非理也謂已之自當如此則有欺於中者
已而不疑則欺人矣豈不自知其不可乎或又以為出於中心者
但歸咎為已戲失於心思者則自誣為已誠皆出於誠為者皆
不知非惡庸有既於已之戲及歸咎于不出乎心之過則長其戲無
其非惡庸有既於已之戲及歸咎于不出乎心之過則長其戲無
之過皆悔悟禁戒而至于無妄為不二過矣學者豈可忽其小而
不用力焉○愚謂正蒙一書實張子作之而門人記之然之以太
虛終之以言動亦故事於細微亦至高遠也其間補註此章即東
多有矣聖賢所未發者不可以為戲遊而遺之也補註此章即東
雖戲必以忠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
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感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
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
也失於聲而為過言謬迷其心之體而為過動謂已之當然是自誣
為已戲而不知戒已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
自誣為已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與江西李者說此篇大意不越乎
哀公問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西李者說此篇大意不越乎

過故二字先生且曰有心誣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
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為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
則以過為誠而至於遂非是過之甚者也誠不可有朱子推其原
而謂之故欲人深成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為正心誠意之本過不
能無朱子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察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為此
善改過之机其誨人之意深矣學者於是二集解動也者戲言戲
端深戒而自咎焉則於處已待人亦庶幾矣
長傲不出汝者過言過
動也不知歸咎則遂非

新刊性理大全卷之六終





所入
圖書